

素俊
戲劇
集一

小城故事

文化生活出版社
出版

小城故事

袁 俊

版權所有不准翻印

定價三元八角

袁俊戲劇集
第一種
小城故事

發行人 吳文林

發行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

上海重慶路四十二號
海國通路口
鹿路一號
弄四號
八號

袁俊戲劇集
一、小城故事

四、葛世師表

二、邊城故事

五、美國總統號

三、山城故事

集

中華民國三十年八月初版

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一月再版

小城故事
五幕劇

第一幕

長江下游北岸，後方某小坡一個紳士人家。紳士新近結婚，娶了本坡一位交際花。蜜月渡過後才一星期，夫婦二人就因事鬭嘴。暮開時，新娘子正自嘆紅顏薄命，拿了一方不久之前才從陪嫁的奩盒裏取出的鴉黃絲帕不住的揉眼睛。

新房是在楊府後進，房子相當高大。牆壁都是新漆。桌椅倒是老紅木傢俱，不過也露着出新的樣子，像新從美容室走出來的面孔。總之，處處是煥然一番新氣象，不必看那些銀盾銀瓶之類，你也知道這就是新房。右面牆上是通外間堂屋的門，門雖設而常開，另外掛了個花布門簾，既可隔內外，又給屋宇增加了不少熱鬧。後牆靠右手有個門通套間，掛了個猩紅絨布門簾，那是新娘的寢室兼盥洗間。後牆左手，佔了全牆的一大半，是一溜仿洋式的長窗——這就是新娘未到楊府之前就提出的六大刷新條件之一。新娘究竟是摩登人物，這個主意果然想得不錯。本來牆後就是楊府花園，這樣把牆拆通，不但到花

園，到花園裏的花廳都省得繞到前院子。就是這一溜一直到的長窗，也給這老屋子添了不少洋氣。現在雖然才二月天還帶點冷意，可是等到六月暑季，把窗子一打開，這屋子該有多少風涼。可惜主人楊繩祖辦事不十分澈底，沒有把窗外那一堆雜樹亂花台子砍拆乾淨，所以窗外景色未見佳妙。不過新女婿葉子早已提出要求，大約不久就可見諸實行，從窗中一望就可以看到荷花池全景，小橋欄杆，豈不雅緻。

臺右靠前是楊繩祖一張大長方書桌，上面乾乾淨淨放着文房四寶。門的上手有椅子茶几，左面靠窗有一半洋式玻璃櫃，裏面放着些香爐磁瓶之類的古玩，櫃之下是一張紅木方桌，上面蓋了一塊很精緻的綠絨桌毯，桌之上下手各有一把椅子。開幕時新娘柳葉子坐在左下方椅子上揩眼淚，新郎楊繩祖站在屋子中央十分爲難。

柳葉子人已三十歲，但生得年輕，更加上會打扮，看上去也不過二十五六。苗條身材，笑下巴，眼時挺靈活。她穿了一件水綠絲棉袍，着半高跟鑲花皮鞋，既利落又大方。楊繩祖四十歲，略微有點胖，身材不大高，嘴上絡腮鬍子刮得乾乾淨淨。衣服不大講究，而且不十分合身。頭髮本已全全剃淨，但現在又有點故意留前蓬蓬鬆鬆起來。當初柳葉子宣布下嫁楊繩祖時，全城人都有點兒吃驚，認爲是意料不到的事。

楊繩祖（以下簡稱楊）（譴責而又是央求的口吻）你哪天不好跟我嘔氣，偏挑今兒下午有客人來打牌，你跟我鬥嘴！

柳葉子（以下簡稱柳）我還顧這個！我還打什麼牌？（站起匆匆向右門走去）王

媽，王媽——

楊（着慌）葉子，你要幹什麼？

柳我叫王媽去回貝二太太跟郎四太太，說我病了，今天這個牌局散了。

楊你這是何苦呢？我們結婚滿了月才不到幾天，你叫人家說我們夫婦就吵了嘴。

柳我是說我有病。

楊你以為這些下人嘴那麼老實？好事不出門，惡事傳千里。這個小城裏，人人全閑着沒事做，就等着傳播新聞。要不了幾個鐘頭，要不到天黑，全城都知道楊繩祖跟新娘子吵了架。

柳哼，楊繩祖！好大的紳士，好大的名人！你還懂得要面子！

楊 葉子！說真的，鬧了半天，我還沒摸清你究竟爲了什麼跟我嘔氣。

柳 （學舌）『爲了什麼？』——虧你還有臉站在那兒問我『爲了什麼？』

楊 你瞧，就算我不是，就算我有錯，你不說出來，我也不知道自己是個什麼罪名。

柳 好，你沒有錯，是我該死！是我柳葉子瞎了眼，嫁了你這麼個——這麼個空架子！

楊 （惶惑）空架子？

柳 （花拉一把紙票扔在地上）你看看，這就是你姓楊的家當，（又氣沖沖坐在左下方椅子上。）

楊 （低腰一面拾一面搭訕着）你，你在那兒翻出來的這些東西？

柳 還用我翻？個個箱子裏都是，個個抽屜裏都是，除了當票子借據，你還有什麼？

楊 你低着點好不好？

柳 呦，你現在又知道要臉了！你當初要娶我的時候，怎麼就說得那麼嘴響，怎麼就沒想着有這一天？

楊 我，我——

柳 哼！虧你還有臉騙着我說要到上海，做大生意。

楊 我當然要去，等戰事一平定我就去。

柳 哼！去上海，我問你拿什麼去？你本錢在哪兒？

楊 他們說上海做生意，越大越不用本錢。

柳 （不理他）是我瞎了眼，不聽我媽的話，媽再三再四告訴我賣古董的人都靠不住，是我聾了耳朵，把你當做了真名士，誰知道嫁了你這麼一堆當票子！

楊 （略有反唇相譏之意）你嫁我的時候，是你自己情願，又不是——又不是——

柳 （突然）倒毒的孫師母呀！該死的孫師母呀！

楊 你又何必罵別人？

柳 我不罵她罵誰？是她騙我，是她說你有多少多少家私，多少多少古董！

楊 （有種人的誠實是出於無可奈何）不瞞你說，葉子，我祖上留下的古董倒是

不少，可是這些年來，今兒一件，明兒一件，賣來賣去就差不多了。我又要撐着這個紳士架子，排場不能不擺。倒霉！偏偏打了仗，再沒有人肯玩古董。再說，東西樣樣往上長，只有古董又不會長價錢！

柳 我不要聽你這一套廢話。（站起，頗有決心，往內室門走去。）

楊 你到哪兒去？

柳 我收拾收拾回我媽家去住。

楊 （着慌）你，你不能！

柳 怎麼，你還想管我？

楊 葉子，你——你是打算又跟沒有嫁我之前那麼——那麼——

柳 那麼怎麼？

楊 葉子，你——你早先的男朋友很多——

柳 你管不着！

楊 葉子，你現在不比從前。

柳 你是什麼意思？

楊 你早先男朋友多，人家說你摩登，叫你做交際花，至多說你一句浪漫……可現在你如果再——再——

柳 再怎麼樣？你還怕我毀了你的名譽？！我偏要交際，我偏要交男朋友，我得報你騙我這個仇（欲下）

楊 葉子，你不要太叫人難堪，不要嘴上老是騙你騙我的，老實說我還有一肚子悶氣呢！（葉子停住回身。）

柳 你？

楊 我還不是上了孫師母的當？

柳 呦！你是說娶我上了當！

楊 她，她還不是把你也說成闊得不得了。居然把我都給說糊塗了。本來嗎，你想凡

是這城裏來過的闊人，哪個你不認得？何局長，李營長，連兩年前來的王專員，你都是朋友，誰知道你也——是個空架子！

柳（是可忍孰不可忍）你——你這個死不要臉的——

〔柳猛撲過去，正要大吵大鬧，忽然右門外哭哭啼啼進來了王媽。王媽三十多歲，衣服漿得硬挺挺的，頭上插朵紅紙花，搖搖擺擺，來到楊府一個多月，還處處忘不了自己是陪嫁的媽媽。這時一面哭着揉

着眼睛一面訴說。

王媽 小姐，我——我這兒做不了啦，小姐，您讓我回家裏去吧，我這兒是不能做啦。

柳 活見鬼！你這又是鬧的什麼？

王 我——我受不了這個，沒上沒下，沒裏沒外的。

柳 什麼事？你就快說吧。

王 這個死鬼！我在屋子裏換一件衣服，就聽着門外悉悉索索的，我只當是狸花貓偷嘴吃，趕緊跑出來一看，誰知道呀（十分傷心）是這個死鬼爬在門縫上張

我。

柳 到底是誰呀！

王 誰？除了老徐這個爛眼睛的還有誰？

楊 該死，真該死！（在右門口）老徐。老徐。老徐！

〔門外緩緩的應了一聲。〕

楊 你滾進來！

柳 算了，你去做你的事吧，讓老爺罵他一頓就是了。

王 真是，沒見過，沒裏沒外的——（一面啜泣一面向右門走去。）

〔老徐由右門上，低着頭不敢仰視。王媽看見他，往地上死力唾了一口唾沫由右門下。老徐是個不
到五十歲的下人，穿了件退了色的藍布大褂，四四方方的頭，透着笨像，好像宇宙裏什麼對他都是個啞

謎，都興趣濃厚。常常歪着頭，像一個大思想家。

楊 老徐，你是越過越回去了？

徐 是，是。

楊 我怎麼警告你的，你記不記得？

徐 記得，記得。

楊 當初老太爺在世怎麼說你，記不記得？

徐 也，也記得。

楊 我跟你說過多少遍，不要爬門縫，不要爬門縫。你怎麼總改不了？

徐 是，是。

楊 王媽是個婦道人家，你怎麼沒裏沒外，跑去張她換衣服？

徐 沒有，我沒有。

楊 你沒有！你就不用抵賴。你這個爬門縫的本領我曉得。這是最後一次，你再要不

改，我就請你替我滾蛋！

徐 是，是。我再不敢。

楊 滾！沒事外頭門房呆着，少往裏頭跑！
徐 是。這，這兒有您一封信，郵差剛送來。

〔徐滿面羞慚，由右門下。〕

楊 （一面在看信）明知說他也白說，他這個毛病是好幾十年的老病了。當初我父親也打過也罵過，還是沒用——他這是個癮。

柳 都是你們楊家的德性。

楊 人跟他開玩笑說他到現在沒老婆就是因為他太好爬門縫，怕他結婚那晚上忘了是自己討老婆，爬到門外頭張自己新房裏的熱鬧。

柳 （不由笑了起來）哧！（一天風雲已過）

楊 糟糕，他要來了。

柳 誰？

楊 薛大。

柳 薛大，薛大是誰？

楊 就是我告訴過你在南京做局長的薛之江。

柳 你的姨表哥？

楊 嗯，父子兩個都要回老家來。

柳 父子兩個？

楊 唔，他本來有兩個兒子，可是他祇提說一個要陪他來。

柳 他來幹什麼？

楊 他這個寶貝局子，一搬再搬。每次總是他先搬。本來已經搬在上海，不曉得爲什

麼又搬回老家來。

柳 父子兩個？

楊 唔，他的大少爺，在上海唸過三個大學，可沒聽說他那家畢的業。

柳 他要來做什麼？

楊 做什麼？他要在我這兒住下。說是暫住，說等局子的房子找定了就搬。你看可糟不糟？

柳 瞧你可是小心眼不是？無怪你不會發財，薛之江是個大局長，是個有錢的，他會叫你吃了虧？

楊 他呀？他呀？

柳 怎麼啦！

楊 大薛是個出名的吝嗇鬼，只有他佔人的便宜，沒有人得他的好處的份兒。

柳 哼，那怪你們沒本事就完了。

楊 葉子，你不認識我這位表哥，我記得小時候在書房裏，他吃花生米，掉了一顆在泥裏，他還要一脚踩爛，怕別人揀起吃了佔了他的便宜。他錢是有幾個，可是他來只有揩我的油。

柳 (眉頭一縱，計上心來) 繩祖。

楊 唔？

柳 你說——他是有幾個錢？

楊 那當然，他做了好幾年的局長，薛之江不是個見腥不吃的貓。

柳 你瞧，你賣了一輩子古董，本領還是不到家。

楊 怎麼？

柳 你不是說他有錢嗎？有錢我就有法子弄牠出來。

楊 (不解) 你？

柳 我。

楊 (恍然大悟) 你？

柳 (略含羞澀) 只要——你不吃醋。

楊 可是——可是——

柳 當然我不是擺明了要他的錢。你不是賣古董的嗎！你拿出一件大件頭來，你看

我叫他買。

楊 大古董大物件頭？哎喲，我哪有那麼大的大物件頭呢？

柳 （還是她有轉見）譬如說，你白雲巷的那座房子？

楊 白雲巷——葉子，你你真是個天才！你瞧，你瞧，他可不是正要找房子？我就會沒

想起來——（忽然沮喪）可是——

柳 怎麼？

楊 那所房子不像個東西，怕值不了多少錢。

柳 你要多少吧？

楊 我看也就只好說個一萬五六的。

柳 廢話，要說就往高裏說：三萬。

楊 三萬？葉子，那所房子——

柳 先生，賣的不是你的房子。

楊（繩租終是太愁）是什麼？

柳（語塞）反正不要你賣。奇怪，你賣起假古董來漫天撒謊，現在有真房子，你倒沒胆子了。

楊好，好，看你的。葉子，只要你賣了我這所房子，這個仗再打他二年三年，就是四年我也不怕。

（王媽自右門上。）

王太太，貝二太爺二太太來了。

柳哼，這個錢到了手你還想在這個死地方呆着！

楊怎麼？

柳你給我立刻去上海。

楊那——好，好，你說哪兒就是哪兒。

柳不過我跟你說定一樣，你得給我自由。

楊 我明白，我明白，你看我楊繩祖像個吃醋的人？

〔柳匆匆向內室門走去。〕

楊 你哪兒去？

柳 我去擦點粉。糊塗蟲，你叫我這樣兒見人？

楊 好，我待會兒牌桌上把大薛來的事告訴他們，叫他們幫幫忙。

柳 我勸你不必，這個事情少惹他們，〔四貝二都是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人。〕

楊 我跟他們說明了，叫他們至少不好從中破壞呀。

〔柳入內室。〕

貝二太太 （在門外）楊太太。

〔楊跑到右門口打起門簾相迎。〕

楊 快請快請，二太爺二太太都快請進。

〔貝二太爺是個不魁梧而龐大的塊頭，年紀五十幾歲，臉生得特別大，胸生得特別厚。穿一件藍緞

袍外罩黑緞背心，那背心在他身上顯得小的可憐。濃眉大眼，聽人說話時喜歡張着嘴，露出一個缺了門牙的牙床。一個瓜皮帽扣在後腦杓子上，彷彿他後腦多生出一個瘤，專爲戴這頂帽子的。貝二太太正好和他相反，又小又蒼白，無論如何看不出她是貝二太太。矮小身材上懸了一件鼻烟色嘩嚨旗袍，一望而知是貝二爺的舊袍面翻的。瘦削的臉上長了一對因爲不戴眼鏡越來越謎起的近視眼。她只有一點和貝二太爺相似，就是嘴巴老在張着。她永遠預備着說話。天雖不大冷，她却拿着膠皮熱水袋。

貝二太 楊先生，您好？新娘子呢？

楊 在裏面洗臉。葉子，快點，二太太來了。請坐，請坐。

貝二太 之瑀，你自己看，這個窗子主意想得多好。

貝二太爺（以下簡稱貝） 唔，是不壞。現在二月天還用不着，等到夏天打開了，穿堂風一吹倒是不錯。

楊 這都是葉子想的主意。

貝二太 之瑀，你不知道，這是楊太太沒過門就提出的六大條件之一。

楊 笑話，笑話。

〔柳自內室出來。這麼一會工夫，她又換了件衣服。〕

柳 對不住，二太爺二太太。

〔二太爺哈腰還禮。〕

貝二太 哎喲，新娘子今兒打扮得好漂亮！嘖嘖，簡直是個花枝兒。你瞧瞧，把我們這些老婆子襯得要不得了。

楊 請坐，請坐。

柳 二太太嘴頭老這麼刻薄可了不得。

貝二太 我是說的真話。湯太太，您這料子哪兒買的？

柳 還是托人上海帶來的。您想，不是上海，哪兒買得出這種衣料？王媽，你倒茶呀。

王 哎！

〔王媽自右門下。〕

柳 您看看，這些下人客來了，傻站着，連茶都不知道去倒。這個仗打的真是連用人
都難用了。

貝二太 咳，用人才是件心事，你得一點兒一點兒跟他嘔心血逼着。楊太太，您瞧我
們家那個小李——

貝 得啦，太太，別吹啦，全城都知道你能幹！

（貝二太太不高興，但是這個家裏一向是貝二太爺當權，貝二太太只好嘟着嘴不說話，王媽倒
了茶上來，放在各人面前。）

柳 今兒郎四太太這一對兒到晚了，倒被您這一對搶在頭裏了。

貝二太 咳，郎四這陣子忙着發財呢，哪會那麼早來。

楊 郎四？他現在發什麼財？

貝二太 鹽啦。今天不是又有船來嗎？

貝 叫你不要多說人家的閑話！

「貝二太太又嘟起嘴不說。」

柳 王媽，你把牌桌擺上罷，郎四太太他們也就快來了。

王 哎！

〔王媽進內室。〕

楊 二太爺，郎四的鹽弄得興起來了？

貝 咳，還不是那麼會子事。你想郎四這個人，還做得出什麼光明正大的事？他上個月弄了幾千塊錢私鹽，很賺了幾個，這回預備大幹一下。聽說他打算下個上萬的本錢，這回。

貝二太 這個都是犯法的事呀，楊太太，鹽是不准私運的喲。

楊 郎四的土生意不是挺有出息的嗎？幹嗎又換花樣？

貝 總是弄土太危險嘍。這陣子不是上頭鬧禁煙鬧的兇起來了嗎？弄的不好就有性命之憂，郎四所以就——就改變作風，弄鹽了。

楊 唉，總是他們有本錢的人好辦。

〔王媽捧了牌盒檯布入，把左牆前方桌拉斜，蒙檯布搬椅子。〕

楊 貝二爺，我這兒有件東西給你看。

貝 什麼？

楊 這真是一件至寶，我大前天才發現的。（從左上方櫃子裏拿出一個香爐）一個真正好宣爐了，不得了，不得了。（彎着兩個指頭輕輕的小心的彈爐子）你聽聽，你聽聽。這個爐子不是平常爐子比得上的。

貝 唔唔，好得很好得很。（翻看爐底的印。）

楊 這個好東西，會落在東門外的攤子上，真是罪過罪過。所以我常說，只要有這個工夫，這個精氣神兒，每天雜貨攤上轉轉就能收羅不少古董。

〔王媽自右門下。〕

貝 你多少錢買的？

楊 你猜猜看。

貝 這——哪裏猜得出。

楊 十八隻老洋，你想想看，才十八隻老洋。這個寶貝，要是在北平琉璃廠古玩鋪裏一擺，不得跟你要個上百？

貝 當然，當然。

〔王媽自右門上。〕

王 太太，郎老爺郎太太到了。

〔大家起立相迎。〕

楊 怎麼樣，你喜歡不喜歡？你要是中意，我可以便宜點讓給你。

貝 再說吧，再說吧，我現在手頭不寬，哪裏還談得上買什麼古玩？

〔楊大爲失望，把爐子放回櫃內。郎四夫婦入。楊到右門前相迎。郎四約莫四十幾歲年紀，中等身材，不瘦不肥，但乾巴巴毫無滋潤之色，穿件灰布袍，黑呢馬褂，一頂呢帽加去半截腦袋，嘴上留着八字小鬍。〕

下，鼻上戴副程度高深的眼鏡，看上去一圈一圈的螺旋，郎四太太年紀要比他小幾歲，也是中等身材，頭髮利利落落，在腦後挽了一個髻兒，可是因為沒長後腦杓子，顯得十分單薄，穿件格子布棉袍，髮得平平整整。

柳二太太：「郎太太。」
柳郎先生。

「先生們哈腰與太太們爲禮。」

郎四太太：「哎喲，貝二太太，您今天好早哇！」

貝二太：「咳，哪像您這位太太貴人事忙呀？」

郎四太：「你瞧瞧，貝二太太這張嘴可越來越厲害啦，二太爺您也不管管？」

楊請坐，請坐。

郎四太：「真是的，您也不來瞧瞧我們，您那乾兒子可是整天地念着您呢。」

貝二太：「呦，我今天早晨還惦着說寒假完了，我乾兒又快開學了呢。真個的，您也帶

出來我們瞧瞧。

柳 誰是誰的乾兒呀？

郎四太 您還不知道呢，我們那個小巴兒拜貝二太太做乾媽啦。也是有緣，別瞧我

看着他們這些小土匪嘔氣，郎四太太還是越瞧越愛。

貝二太 真是聰明，楊太太才十五歲，已經小學快畢業啦。

柳 真是喜事，您也不告訴我們一聲。

貝 算了算了，你們改日再談，咱們先上牌桌。

柳 對了，桌子早擺好啦。嗒，整好你們兩對夫婦四個人。

貝二太 不，不，楊太太，您打吧。

柳 怎麼，二太太您不打？

郎四太 您不知道，楊太太，咱們貝二太太不跟我們二太爺同桌。

楊 那麼，葉子你就湊一個。

〔貝二太爺，郎四夫婦及柳入桌。〕

郎四太爺（以下簡稱郎）：繩祖，你呢？

楊：我不打，我還有事情。

貝：來，我來定莊。

〔四人抓定坐位。柳在方桌下手，郎四太太在上手，貝二爺在桌之右，郎四在桌之左。〕

郎四太：楊先生有什麼事呀？別這麼整天忙，沒事也摸兩牌換換腦筋，人要整天做

正經事還成嗎？

貝：得了，咱們一年三百六十天倒有一半是坐在牌桌上，真要換腦筋倒是該找點

正經事情做做。七五十二，留五。

楊：你們諸位不知道呢，我這兒不久就要大熱鬧特熱鬧了。

郎四太：呦，您這兒剛忙完了喜事，又是什麼熱鬧呀？

柳：繩祖的表哥要來了。

〔四人已經打起牌來，貝二太太坐在貝二爺肩上，指指點點教他打牌。〕

郎 楊先生的表哥？

楊 就是薛之江。

郎 薛大呀？

楊 滾，對了，對了。

郎 他不是很得過一陣意嗎？他離老家快有二十年了？

楊 是呀，他在京裏做局長，自從南京疏散，他就帶着局子東搬西搬，後來搬到上

海——

貝二太 打進張，打進張。

貝 你少多話，我偏打這張。

郎 他手頭該很有幾個啦，幹了這麼些年的局長？

楊 大概總不少。我今天早晨接他一封信，說是預備搭月底的船來。

貝 你看你看，這不是來了？要聽你的話把這張打了怎麼辦？

楊 整個局子不久也就來。他們父子兩個先走，大約兩星期後就要到了。

郎四太 這麼快說到就到？

貝二太 邊張好，打邊張。

貝 (拍桌) 叫你少開口，少開口，我打牌最不喜歡人指指點點。(貝二太太噓着，嘴走開)

柳 還要在我們這兒住些時呢，父子兩個——我們只好把花園裏花廳收拾收拾招待他們。

郎四太 那可真不錯，你們那個花廳可真不錯——碰！三條。這位薛先生多大歲數呀！

楊 過了年有五十了吧。

郎四太 這位少爺呢？

楊 記不清是二十四還是二十五。

柳 已經在上海唸過三個大學啦。

郎四太 定過親沒有？

楊 沒有吧，現在的人都時行不要老婆，我們不懂是什麼道理。他是父子兩代兩個

光棍，之江的太太已經故去好多年了。

（貝二太太不知何時又挨到貝二爺背後）

貝二太 （急得不得了。）哎！不能打不能打！

貝 我偏要打！

（貝把牌打出）

柳 碰！平胡斷么，一百二十胡。

貝二太 你看你看，我說不能打。

（砰的一聲如雷鳴如山崩，貝二爺把桌子一拍，牌被敲的滿天亂飛。）

貝 討厭！叫你不要多嘴，偏要多嘴！是你打牌是我打牌？

【貝二太太被罵掩面涕泣。

貝二太 你，你真是不識好歹！

貝 吵也就被你吵昏了，還打什麼牌？

貝二太 好，我讓你，我回家！

柳 算啦，算啦，二太太。

貝 你家去倒清淨。

【貝二太太當真要走，但被柳攔住。

柳 郎四太 算了，算了，這麼認真幹什麼？

貝二太 不，不，我走。我讓他！

貝 嚕裏嚕嚕，還看什麼牌？

郎四太 二太爺，您少說一句吧，老夫老妻的。

柳 算了，二太太，我跟您裏屋坐着去。繩祖，你替我先打着。王媽——
王 （在門外）哎。

〔王媽自右門上。〕

柳 打盆臉水來。

貝二太 真是，沒見過自己打錯了牌倒怨張三怪李四。
柳 算了，算了。

〔柳扶貝二太入內室。楊坐柳的位子。王又自右門下。〕

貝 我打牌就最忌人在旁邊說話。

郎四太 二太太人是個好人，就是嘴碎點兒。（向楊）一百二十胡嗎？（向郎四）

我二十胡。（向貝）二太爺幾胡？

貝 （怒氣未消）一胡不胡！

〔王媽打了臉水進內室。四人又疊起牌來。〕

郎四太 今天準得出大牌，這一闕準有滿貫出。

郎太太，你就少說兩句好不好？

郎四太 叻，你也來了？你還想把我罵哭了？

楊 笑話，笑話。

〔柳自內室出。〕

柳 這天真暖和，簡直有點像春天。

楊 葉子，你打。

柳 就你打着吧。

〔老徐自右門上。〕

徐 老爺，徵收局錢局長來啦。

楊 他來了？

柳 討厭，不要叫他進來。

貝 你們怎麼這麼討厭錢八？

楊 這個人沒頭沒腦的，簡直是個楞頭青。老徐，請他前邊客廳坐。

徐 是！

〔老徐自右門下。〕

柳 他那兩隻眼睛賊溜溜的，看起來人來一直盯着沒完。

〔老徐又進來警告似的。〕

徐 錢老爺進來了。

〔門簾一掀，進來了錢俊八。瘦高夠子，一張見稜見骨的臉，一說話露一床大牙。喜歡來兩句天津腔。〕

一手提着根粗的手杖，一手捏着香煙頭兒。果然是個楞頭青。

錢俊八 （以下簡稱錢）諸位多（都）到了？楊先生，今天我是不速之客。

楊 （意與言違）歡迎歡迎。

〔衆人只好與他寒暄。〕

錢 哎喲，葉子，你今天好漂亮！我平生就看過你這麼一個人，是越長越年輕，越過越漂亮！你這一結婚嗎，比早先我看見你跟李營長一塊兒的時候更漂亮啦！

〔沒人理他。他撞了個釘子並不以為意。〕

錢 哦，二太爺，您住一住手，我有件事跟您商量下子。

貝 楊太太，你替我打一牌。

錢 （向衆人）對不住，對不住。

〔錢與貝自右門下。〕

楊 混蛋！

柳 （就坐）你們看他可是個楞頭青不是？

楊 他鬼鬼祟祟把貝二拉出去幹什麼？

郎 還有什麼好事，左不過是湊着做國難生意。

柳 噯，你們低着點兒，我們這兒說話，裏屋外屋全聽的見，就是薄薄一層簾子。

郎四太（低聲）錢八跟貝二私底下囤了好幾千包米了。該死該死！這個年頭兒米價一天天漲，窮人連米都吃不起，不全是他們囤米囤的？

楊 作孽作孽。

郎 繩祖，我有一言奉告。

楊 什麼？

郎 令表兄薛大來了，千萬不要讓他跟錢八貝二接近。這兩個人是見錢眼開，鑽頭覓縫也要弄到手。

楊 曉得曉得。

〔錢與貝又自右門上。〕

錢 那麼就是這麼一言爲定了。

貝 好的，好的。

柳 躡！小胡子，四十胡牌。二太爺，還是您來吧。

貝 你打你打，一樣的。

〔柳已經站起，貝二重就坐。〕

錢 楊大，你近來弄到什麼假古董，拿出來大家看看。

楊 豈有此理，八爺不要開玩笑。

錢 怎麼？你不是說把你賣的那些古董認做真的？（情勢頗窘）

柳 錢局長，您那邊坐，我們不招待您。

錢 不客氣，不客氣，葉子就是這張嘴好，真會說話。（他隨便踱了兩步又開了口）

啖，貝二太太呢？怎麼沒來？

郎四太 裏屋躺着呢。

錢 二爺，你這可不對，又侮辱女性。這，這我可不答應，我得過去慰問慰問被壓迫的

弱小民族。

柳 （急忙攔住）八爺，您外邊坐。

錢 怎麼？

柳 裏，裏面亂得很。

〔錢無可奈何，又踱起來，一直踱到櫃子邊低腰查看。

錢 （突然）咦？

〔衆人全轉身看他，他拿出那個價值十八元的香爐。

錢 繩祖，你這爐子哪兒來的？

楊 （不安）怎麼？

錢 （仔細觀察）不錯，是牠。

貝 怎麼？你認識牠？

錢 大前天鼓上蚤那個混蛋，就是那個偷鷄摸狗的小子——他拿到我家賣，我沒肯要。

楊 抓牌，二太爺，快抓牌！

錢 你們想想，這麼個破爐子，他敢跟我要多少錢？

貝 (抓了一張牌在手) 要多少？

錢 這個混蛋，他敢張嘴跟我要三塊錢！

貝 (躍起，把張牌看也沒看就甩在桌上) 什麼？三塊錢！

楊 碰！平胡，斷么，一百二十胡！(不等別人看他的牌，他就抓起來一把攪進中間去了。)

〔衆人張口結舌瞪着楊。〕

幕 落

第二幕

兩個星期之後，楊宅的客廳，房子很寬敞。當年楊家祖上蓋這所房子的時候，想必不但花了些錢，還很費了點心思。年頭久了不免露出點陳舊的樣兒，但是處處又顯出些最近不久修繕過的痕跡。牆上，門上，漆柱子上，都有些熱得發紅的竹圍和黑漆金字的木聯，這些和几上玻璃罩裏的「百年好合」的銀瓶顯着彼此不大融洽，正好像那些老紅木茶几和太師椅之與新置的假流綫型的桌子凳子。

右方下手是個過內室的門。後方偏右一半是一溜排窗，有糊了皮紙的細格的排窗，有兩扇開着，可以望見院子裏的花台金魚缸之類。後方左一半是深進去的一個半似閣子而又與花廳相聯的特殊區域，有個小六角花窗，可以望見花園裏的竹子。左牆靠後就是一個小門通到閣裏的小走廊，門上掛塊扇形小匾額，上書「香影廊」。耶四夫婦，貝二太爺，二太太分據各椅，柳葉子穿了一件十分漂亮的淺紅旗袍陪着楊繩祖不在。桌上散見才吃的點心盤子及空茶杯等等。

貝二太 眼看着就兩個星期了，還是二月十九那天牌桌上說起要來的，這一轉眼——，初二，初三，初四，——可不整是兩個星期？

柳 總算今兒到了。盼得急死人。頭一個星期收拾這兒收拾那兒還不覺得，這個星期可等得心焦。

郎四太 好在房子兩個月前你們結婚新收拾的，用不着費多大事。

柳（自語似的）唉，他們是上海住慣了的，我們這個地方不曉得看得上不上。

貝二太 兩個星期！這點兒路兩個星期？現在這個路真不好走。

郎 這個打仗期間，有船坐就算不錯，還計較什麼日子？

貝 兩個星期又算個什麼！想起光緒年我們到府裏去考，連起旱帶坐船要走十八天，十八天。那還是太平時候。就說民國元年我們從南京回家來運動選舉的時候，還走了十四天，單坐小車子要坐三天，坐得尾椎骨都腫了。

貝二太 味水骨味水骨是個什麼？我沒有聽說過你有這個東西。

貝 你少丟人吧。什麼也好問！

（貝二太太照例嘟嘴。）

郎四太 這班船不知道上午會不會到？現在的輪船可不比往日，靠碼頭沒有個準鐘點兒。

柳 所以繩祖一清早就跑去碼頭等了。現在已經（看錶）——快十二點。再等半個鐘頭不來，就請諸位先生太太先用飯吧。

郎 不等，等總是要等。

貝二太 （自語）不曉得薛先生是個什麼長像？

郎四太 我想總是個胖子。做官的人總是白白胖胖的，不像我們的聯陞，乾巴巴的，一看就是個做生意的。

郎 太太，你也把我說得太難了。二太爺，你跟大薛同過書房，你該記得他點模樣兒。貝 那是多少年前的事了，現在還記得？我就記得他一樣：他專門在老師面前替我

們告狀。

柳 哎，我想起來了。

貝二太 什麼？

柳 繩祖那個書桌抽屜裏有張照片，他說過是他姨媽家的合家歡，裏面想必總該有他。

郎四太 當然啦。你怎麼不早說？快拿來我們先看看，瞻仰瞻仰。

柳 你們坐着，我就來。

貝二太 快去快去！

〔柳葉自右門下。〕

貝 奇怪，我就一點兒他的影子都記不得了。大概總是個不出奇的平平常常的臉，否則我的記性不算壞——

貝二太 （感慨系之）人真不可以貌相；你看柳葉子，當初那麼拈花惹草的個交

際花，嫁了楊繩祖這個鬼，倒老老實實做起人家來了。真是一物降一物。

郎 不是楊大降了柳葉，怕的是他箱子裏那點兒古董降的她吧？

貝 都不是的，都不是的。

貝二太 （預知丈夫必有高論）那麼你說是什麼？

貝 總是這個仗打的朋友走光了，李營長上了前綫，年紀一天比一天大，人老珠黃不值錢，不趕快老老實實找個人嫁還等什麼。

【貝二太太素來崇拜二太爺的言論，這次更是心悅誠服。

郎四太 哼，你們都太容易騙了！

貝二太 什麼？

郎四太 柳葉要會跟着楊大規規矩矩的過日子那才真怪事呢！

郎 怎麼？

郎四太 你們真是不懂女人的心理。貝二太爺的話是不錯，可是這不過是個新鮮

勁兒。兩個結婚才一個多月，看得出什麼來？過上個一年半載你們再看。哼！不是我嘴臭，楊繩祖戴綠帽子的日子在後頭呢。

【老徐拿了碗筷，自排窗的外院子裏走進來。衆人住口。老徐走到小閣子上，在已經擺好的圓桌面上排碗筷，貝二太爺走過去和他談話。】

貝 老徐。

徐 是，貝二太爺。

貝 老徐，你這陣子辛苦得很。

徐 是呵，過完年就忙喜事，喜事才完這又接着出來個薛老爺。咳，我這把老骨頭算是——

貝 這房子這回很費了點事修理。

徐 可不是嗎？頭頭尾尾角角落落都要我老徐親眼監工。這還沒完，這位新太太說一等有了工夫還要整個翻造花園子呢。要是老太爺在世，瞧見把他的房子這

麼東拆西改，可不知道該說什麼！

貝 唔。

徐 這都是有風水管着的，二太爺，這房子哪是能瞎改樣兒的？

貝 是的，是的，哦，你們白雲巷那座房子倒沒有修？

徐 您是說白雲巷五號那所房子？（鄙夷不屑地）那還修牠做什麼。修也修不出的了。

貝 那房子現在還是空着沒人租？

徐 咳，誰租那個房子？（低聲）二太爺，您難道不知道？那個房子不大安靜。

貝 不安靜？

徐 那房子鬧鬼！

貝 鬧鬼？

徐 嘿，就是一進門那一進裏頭。

郎四太 真的是，是個什麼樣的鬼？

徐 是個白鬍子老頭兒，據說是當初修房子的那位叔什麼公——

〔大家正湊過去聽得津津有味，柳在門外喊着跑進來。老徐忙住了口去整碗筷。

柳 來了！來了！

〔柳拿了一大張照片自右門上。

郎四太 讓我來看。

〔除了貝二太爺外都湊在一起看照片。

貝二太 呀，這是張老照片，有好幾十年了。

郎四太 是哪個？是這個帶鬍子的？

郎 笑話，他那個時候就帶鬍子，現在該一百歲了。

郎四太 那麼是哪個呢？

柳 準是這個了。

貝二太 什麼，這個光屁股的？

〔衆人大笑，貝二太爺也禁不住湊過去看。〕

貝 豈有此理！他這時候還不過是個小娃兒，看得出個什麼來？

〔老徐已經擺完碗筷，正推開排窗要下。〕

柳 老徐，廚子的飯弄得怎麼樣了？

徐 哦，對了，廚子剛說要燻魚了，請您去瞧着！

柳 咳，這個死廚子，什麼也不會，樣樣要煩人！

〔柳自排窗下，老徐隨下。〕

貝二太 〔還在仔細研究那像片中的大薛。〕大薛小時候倒是挺標緻。這個小薛

不知道有這樣子沒有？

貝 上海大學生，有什麼好東西！

貝二太 你別說，他連書都扔下不唸，在家侍奉父親，這點兒孝心如今哪兒找去？

貝（感慨）唉！人家的兒子總是——

郎 不管怎麼樣，你們又有事情好做了。

郎四太 怎麼？

郎 這個小薛還沒有娶老婆，你們不正好有媒做了？

貝二太 真的，我們怎麼就沒有想到？郎太太就是曹家二小姐就正好是一對，一點

兒都不差。

郎四太 哼，你又沒有看見過薛少爺，你就知道是一對？人家是去過大地方，上海唸

過書的，會看得上曹家那麼古古板板的小姐！

貝二太 怎麼啦？書香人家，姑娘規規矩矩的不好？

郎四太 這個媒你去做，我不陪你撞這個釘子。

貝二太 呦，您說不贊成就得啦，何苦這麼損我們？您要是還想着替您那位寶貝姨

姪女兒做媒——

郎四太 二太太，您看這可是多心不？我幾時說要替孫家做媒來着？

貝二太 我是這麼一猜。本來也是，孫小姐都快三十的了——

郎 算啦算啦，人家少爺還沒有來，你們就先搶着做起媒來了。

貝 都是你不好，替她們想起這些閑事來。其實不必打架，好在大薛小薛都是光棍，

你們一人管一個，歲數大些的姑娘給大薛，小些的給小薛就算了。

貝二太 這個主意倒也不錯。

〔郎四太太亦顯然同意。〕

郎 倒也罷了，年紀大的錢多些。

貝 咦！今年春天早，他們園裏藤蘿都抽條了。

貝二太 我們坐着也是沒事，走，郎太太，我們花園裏去走走。

〔大家正要從香影門下，鏗入的聲音在外面嚷。〕

錢 薛局長到了沒有？

郎四太（低聲）楞頭青！

〔錢自排窗上。〕

錢 呔！還沒有到？

〔錢與衆人點首爲禮。〕

錢 主人呢？

郎四太 太太在廚房裏，老爺上碼頭去了。

錢 去接大薛？

貝二太 嗯，說是今天早上到，不看酒席都擺上了嗎？

〔貝二太太郎四太太欲下。〕

錢 你們哪兒去？

郎四太 我們花園裏轉轉透透氣。

錢 走，我也跟你們去。

「貝耶兩位太太自香影門下，錢隨下，貝二太爺欲下，被耶四拉住。」

郎 二太爺，您留步。

貝 什麼事？

郎 二太爺，您剛才問起老徐楊家白雲巷的那座房子。

貝 怎麼？我那是無心一問。

郎 得了，二太爺，我們彼此合作的次數多了，這點兒事還用得着瞞你瞞我的？

貝 我不懂你是什麼意思。

郎 楊大要賣他白雲巷那所房子，跟你說過了是不是？

貝 說了——怎麼？

郎 他托你在大薛面前吹噓了是不是？

貝 他也托你了？

郎 （點頭）他吃心不小。

貝 簡直是荒謬！那座爛房子要賣三萬！

郎 房子又不安靜，您不聽老徐剛才說——

貝 嗯。

郎 二太爺，您看怎麼樣？

貝 我，四爺，你肚裏有話儘管說，我貝二這個人凡事喜歡個爽快。你打開窗戶說亮話，我總不會不儘力幫忙的。

郎 這個說不上誰幫誰的忙，我是說薛大是個肥牛，這個戶頭不能讓楊大一個人獨吃。

貝 我完全同意。

郎 第一步咱們先不能讓他這個房子賣成。

貝 好辦好辦。

郎 楊繩祖好辦，倒是他這位新太太，調皮得很，咱們不能大意——

〔老徐拿了端盤裝了冷盆之類，自排窗上。〕

貝 走，四爺，我跟你也花園裏去走走。

〔二人自香影門下，我們看見他們從小花窗前過，進了小竹林。老徐在台上擺菜，忽然停住，從火鬚盤裏捏起一片放在嘴裏，細細咀嚼，一面把盤裏的擺弄擺弄，掩起他偷嚼的痕跡。看看十分滿意，又預備從排窗下，柳葉正進來。〕

徐 哦，太太冷——冷盆都擺上了。

柳 好，等回你把酒罈子就擺在那個桌子上，薛老爺酒量好，能喝。

徐 是。

柳 幾位客人呢？

徐 貝老爺、薛老爺到花園裏去了。太太們沒瞧見，大概也去了。還有錢——錢局長彷彿也進來了。

柳 他？

〔老徐下，柳略看桌上，正預備進香影門，錢八撞了進來。〕

錢 葉子，你叫我好一頓找！

柳 您找我，錢先生？

錢 我不找你找誰？我園子裏花廳上廚房裏到處找你。

柳 您——請坐。

錢 你幹嗎跟我這麼您呀您的？你不用跟我客氣，葉子。

柳 （凜然）錢先生！

錢 哦，楊太太，楊太太，你不會忘了我是李營長的好朋友？

柳 錢先生，您找我是不是就爲告訴我這句話？

錢 真是，葉——葉——楊太太，你何必這麼拒人於千里之外呢？

柳 （冷峻地）您這是什麼意思？

錢 楊太太，你是個明白人，你不會看不出我錢八始終崇拜你。

柳 錢先生，請你尊重點兒，你別忘了我已經是楊繩祖的太太。

錢 我要說的就是這句話，你嫁錯了人！你怎麼瞎了眼睛嫁了楊繩祖這個空架子？

柳 (一驚) 空架子——你，你怎麼知道？

錢 這城裏誰不知道？楊繩祖近二年來沒有賣過一件真古董。

柳 那關你錢先生什麼事？

錢 我不說嗎？李營長是我的好朋友。

柳 這就是您要說的麼？我謝謝您。

錢 不，不止這個。葉子，吶，楊太太，我是一直崇拜你。當初你跟李營長鬧戀愛的時候，

我就崇拜你，可是我跟李營長是好朋友，我不好意思跟他鬧三角兒。(柳氣得

直瞪着他，他還不知趣) 後來李營長走了，該我的機會來了，媽的偏偏我又

事出差，等我趕回來，他媽的你又嫁了楊繩祖！

柳 你說完了沒有？

錢 怎麼？我還沒有說夠？

柳 你要是沒話說了，門在那裏，請你給我滾出去！

錢 什麼？葉——楊太太！

柳 你聽見了我說的什麼！我想你這點兒人事總該懂：等會薛局長來的時候，你會識趣點兒滾開。

〔柳怒冲冲自香影門下。〕

錢 (呆了半天才老羞成怒) 這——這——真是豈有此理！——等會薛局長——(恍然大悟) 哦，原來是這麼回事。個鴉頭，胃口倒不小！——(酸氣冲天) 媽的，我非給個厲害給這個丫頭看不可！

〔錢怒氣冲冲帶上帽子直向排窗走去，狠狠地把門一推——不想老徐正伏在門上偷看，這一下門正打在他臉上。〕

徐 呵唷呵唷！

錢 你混蛋，你——你在幹什麼？

徐 我聽見這廳上磯噦喳喳的，我只當是有貓偷嘴偷啦打起來了呢。

錢 混帳！（奪門欲出）

徐 （一手還護着臉）錢老爺，您哪兒去？您不吃了飯走？

錢 （盛怒）我不吃！

〔錢大踏步下。老徐護着臉進來。〕

徐 混蛋，真是個楞頭青！（走向右門）王奶奶，王奶奶——

〔徐自右門下。稍頃，楊繩祖自外推開窗門上。〕

楊 請進，之江，請進。這是間客廳。

〔薛之江薛小川先後走進客廳。薛之江是個五十歲左右的小官僚式的人，中等身材，方方平平的

臉，小眼睛，小鼻子，小耳朵，小嘴。一項灰呢帽，四平八穩深深地罩在頭上，灰呢袍黑織真呢馬褂，腳上着皮製走鞋，腦前掛個小圓形徽章，一手提公事皮包，一手捏根上書篆文的黑漆手杖。薛小川着洋服，上海時

式樣子，翹翹未見大方——譬如說，大袋的腰部未免太瘦，肩部雖墊了許多棉花，仍然看出兩個溜肩膀。個子比他父親略高，但瘦得多。面孔尚稱清秀，可也小眉小眼，頭髮上抹了很多油膏，有角且燙成許多波紋高高髹起，一脫帽子使用手整理頭髮。手裏提個小手提箱。父子二人觀察客廳，漸及桌上的銀盾之類。

楊 請坐。小川，請坐。

〔大薛坐下，小川把袴脚向高提了兩提坐下。〕

楊 老徐！老徐！

〔老徐匆匆自右門上。〕

徐 哦！薛老爺來了。薛老爺，我給您請安。您不認識我了？

〔大薛繙了繙眉頭。〕

楊 這是老徐，在我家裏十八年了，你早先見過。

薛之江 （以下簡稱大薛）哦！哦！是的——這是少爺。

徐 薛少爺，我給您請安。

〔小薛點頭。〕

楊 老徐，太太呢？

徐 在花園裏。

楊 客人來了沒有？

徐 來了，也都在花園裏呢，我這就去請。（向香影門走去。）

楊 老徐。

徐 嗯。

楊 錢局長什麼事氣沖沖地跑了，叫他他也不理？

徐 誰知道？砰一下子把門正推在我臉上。您瞧這半邊兒還是紅的呢。

楊 哼！你——你快去請太太來，就說薛老爺少爺來了——叫王媽來倒茶——你

馬上去花廳把臉水打好，來請薛老爺少爺洗臉——吃過飯你再到碼頭上去一趟，把薛老爺少爺的行李僱兩個挑夫挑家來。你找局子裏黃主任接頭好了。

大薛 你把東西看好了，一共是二十八件：五個網籃，三個鋪蓋，二十個箱子，箱子上全有麻布套子，全貼着我的封條，寫着『薛之記封。』

徐（一串聲地）嗯，嗯，嗯。

〔徐自香影門下。〕

楊 我這兒用人少，簡直是分配不過來。

大薛 你這個房子新收拾的？

楊 就是正月裏我跟葉子結婚新收拾的。

薛小川（以下簡稱小薛）葉子？

楊 葉子是你姨媽的名字。

大薛 繩祖，你這次喜事花了不少錢？

楊 咳，真是沒法子的事。我這叫越窮越開心。

小薛 聽說新姨媽很年輕。

楊 哎哎，比我小個十幾歲。之江，我今天中午替你接風，請了幾個本城的紳士陪你。
大薛 好的，我正要會會。

楊 這都是些小城人物，見的世面小，怕你談不上來。

大薛 哪裏話，都是我青梅竹馬時代的舊友，現在又聚在一起，也是難得難得。唉！我有近二十年不回家鄉了，近二十年矣！

〔花園的門外唧唧喳喳太太們議論的聲音。

柳 兩位太太請進去坐，別堵着門呀。

〔衆人入客廳，大薛站起相見。兩位太太縮手縮腳擠在一旁。

楊 葉子，過來見見，這位就是我的之江表哥。

〔葉子做得十分大方地走了過去，伸出一隻手跟大薛握手。薛之江反倒莫明其妙，糊塗了一陣才

恍惚大悟，拘拘束束地伸出五個指頭握了一握。貝郎二位看得目瞪口呆。

楊 這是世兄小川。

大薛 小川給姨媽見禮。

〔小薛與冲冲走過來打算跟姨媽握手，柳只跟他點了點頭。〕

楊 這位是貝之瑀，貝二太爺，薛之江局長。

貝 久仰久仰。

楊 貝二太爺是個革命老前輩，可是自從革命成功就退休林下了。

薛 佩服佩服。

楊 這位是本城商會會長郎聯陞、郎四先生。

郎 (一躬到地) 薛局長是本城的代表人物，正是小說子上說的今日一見，可謂

三生有幸。

柳 兩位太太我來介紹吧：這位是我們多才多藝的郎四太太，這位是本城有名的

老摩登貝二太太。

〔大家哄笑，郎與貝二位太太與大薛彼此爲禮。〕

大薛 小川，你給姨爹姨媽兩位伯父伯母拜年。

貝二太 不能不能。

貝四太 不敢當，不敢當。

柳 洋服，免了吧。

大薛 那麼，鞠躬吧。三鞠躬。

〔小薛無可奈何地鞠了三個躬。王媽倒茶上來。〕

貝二太 嘖嘖，真是知書識禮做官人家的少爺。

郎四太 薛先生好福氣，有這麼大一位少爺跟在面前。

大薛 噯，他倒是還孝順，本來在上海大學裏唸書的，這回怕我回來一個人寂寞，書

也不唸，要來跟着我。

貝二太 嘖嘖，這點兒孝心，哪去找？聽說都唸過三個大學啦？

小薛 （頗窘，但情急生智）三個都不好，我嫌他們程度壞，不高興再唸。我本想去

英國讀書，就因為家父一個人我不放心沒有去。

貝二太 嘖嘖嘖，你聽聽。

郎四太 少爺今年貴庚。

小薛 二十五。

貝二太 （搶着說）聽說還沒有少奶奶，不曉得要過沒有？

大薛 咳，現在的下輩人哪裏還肯體貼上人這個心？我這些年也是公事忙碌，沒有

工夫管他。

郎四太 聽說您還有位二少爺，現在在哪裏呀？

大薛 哦，他不知道他，他在軍隊裏頭。

柳 （打斷話頭）您兩個剛從船上下來，該餓了吧？

大薛 不餓不餓。

柳 王媽，你先去裝兩盤點心來。

王 哎。

〔王媽自右門下。〕

柳 您吃烟？

大薛 不會不會。

〔小薛抽了一支柳刮洋火要點，小薛掏出自來火點着了。〕

小薛 姨媽不抽？

柳 我等會再抽。請坐。

貝 薛局長從上海來，那邊有什麼消息吧？

大薛 噫！不可收拾！這個仗打的是不可收拾！上海的東西一天比一天貴，我看看實在沒法子再呆下去。

郎 薛局長是哪天離開上海？

大薛 我是上星期二動身——這個船真難搶。

楊 貴局的人什麼時候可以到？

大辭 這個哪裏說得定？我叫他們儘快趕。可是現在船這麼擠，誰曉得他們幾時能到？

楊 不過，你這邊辦公處總要先弄下來。現在房子不好找，你這個事得早下手。

貝 (打斷楊的話) 貴局這次搬了不少地方？

大辭 哎喲，提起這個搬家真是頭疼。這麼大一個機關，左一趨右一趨地搬，真是勞民傷財，勞民傷財！

貝 有你薛局長主持，總是萬無一失。

大辭 然而你又不能不搬。要是我自己，我是不曉得什麼叫怕，我是信天知命不怕死的，可是一局子人的生命財產都在我一個人身上，我哪能說不搬？最先是搬到蕪湖，過了不到一個月，情形就不對，我就搬上海。上海住了一年，錢用了無數，

收支出入簡直不能相抵，只好澈底搬回江北來。

郎 高見，高見。

大薛 高見不敢當，不過有句話尙敢自許，就是我每次總是見機早，看得準，壓得穩，沒有像別的機關或是倉猝出走，或是轟炸到不可收拾再往外搶。我這幾次遷移，除了兩箱子公文之外，一切檔案卷宗局裏上上下下幾千件的行李，沒有遺失過一樣。

郎 好本領，好本領。

〔忽然的靜寂，我們可以聽見小薛低低吹着上海流行的舞曲。〕

貝二太 （突然地）薛先生，您有沒有味水骨的毛病呀？

貝 你怎麼學了錢八楞頭青似的？

〔貝二太太撇嘴。〕

柳 薛先生累了吧？要不要先去息？

大薛 不累不累。

柳 這個王媽真該死，兩盤點心裝到哪兒去了？

〔柳自右門下。〕

大薛 哦，此地有沒有轟炸？

楊 沒有沒有，此地不在必爭之綫，不會來的。

大薛 那就好。不是我怕，可是君子不立乎危牆之下，這個明哲保身的大道理不可不守。

貝 透澈透澈。薛公的才學是了不得的。

大薛 不敢當，不敢當。

貝 聽說還常吟詩。

大薛 偶然遣興，偶然遣興。

貝 以後要常常請教。

大薛 （興致勃然）不敢當，不敢當，這回船上我倒胡塗了一首。喏，諸位要不見笑

(打開皮包取出詩稿)就請教正。

貝 幸讀幸讀。

〔老徐自香影門上〕

徐 花廳上臉水打好了。

楊 就請先去洗臉吧。

大薛 不忙不忙，就來就來。

〔大家湊在一起讀詩。徐復下。小薛十分不耐煩，慢慢走到右門口，望了望右門下，衆人皆未覺得。〕

貝 (戴起花鏡哼詩)「亂世烽火匝地起，國家興亡匹夫知，江上一曲歸去來，殘

雲曉月入畫時。」——妙，妙，妙極！

大薛 胡塗胡塗！

貝 「殘雲曉月入畫時」嘔——雅不可言，雅不可言。這簡直是王漁洋的筆法。

楊 「江上一曲歸去來」——這個歸鄉之念油然而生。

貝 這個一轉轉得好，由國家興亡的大事一轉而至江上一曲，真是神來之筆。

大薛 我這個頭兩句『亂世烽火匝地起，國家興亡匹夫知』用意很深，這裏頭含着抗日救國的大道理。

貝 真是了不得的傑作，傑作！

郎 （久以不能插嘴爲憾）薛公，臉水涼了！

大薛 哦哦，那麼先少陪一下。（收詩入皮包）諸位雅興如此之高，將來我們倒可以組織一下，來個詩社彼此切磋切磋，研究研究。噢，小川呢！

楊 沒有看見，大概先去洗了。

大薛 好，那我們走。（又轉回）哦，皮箱！小川真是荒唐，怎麼就忘在這裏（拿起皮箱）。

楊 我陪你去，這邊走。諸位稍坐一下。

〔楊薛先後自香影門下。〕

貝 哼，屁詩！

郎 咳，你剛才恭維得他上大？

貝 那是敷衍，不得不敷衍。

郎 早知道可以隨便瞎捧，我倒不如也裝作懂這一套，恭維他兩句了。

郎 四太 聯障，你不會這個倒也罷了，你沒有聽他說要組織什麼詩團嗎？你讓貝二

太爺天天去捧他的臭脚吧。

貝 哼！你看怎麼樣？薛大這個人似乎把錢孔看得不小？

郎 我看楊繩祖這個房子，他不見得會買。

貝 只要有你我在他旁邊，他不會上這個當。

郎 貝二太爺，你看怎麼樣？

貝 什麼？

郎 我們第一步不必擔心了，第二步是輪到我們怎麼弄他點油水了。二太爺，你有什么主意沒有？

貝 這要看他的興趣所在。

郎 二太爺，我倒有個主意。

貝 什麼？

郎 我柴家巷那所房子現在也是空着，如果薛大要買房子的話——

貝 哦，你也想賣房子？

郎 (連忙) 二太爺，咱們合手做買賣這不是頭一次。你幫我個忙，我除佣金之外，照例送一成車馬費。

貝 你要賣多少？

郎 我吃心小，只要兩萬四。

貝 好吧，得使我來說說看。

【王媽端了兩盤點心，食點心。】

貝 點心好呵，來得正好。

〔兩位先生兩位太太一起動手，兩盤點心頃刻消去大半。王媽自排窗下。〕

郎四太 到這時候還不開飯，真把人餓昏了！

貝 咳，錢八呢？

郎四太 沒有看見。本來在花園裏，一轉就不見了。

郎 楞頭青，你跟他有什麼好講！

貝二太 （一直在拿着那張像片端詳）你們知道，他現在雖然老了，細看下來，還是很像這個照像上的。

郎四太 貝二太太看得好細。

貝二太 這位薛少爺倒是好一表人材，人又老老實實。

郎四太 哎喲，我的貝二太太，您還沒看出來？

貝二太 （預感地）怎麼？

郎四太 你沒有看見他兩眼釘着柳葉沒有鬆一鬆？

貝二太 真的？

貝 你們不要議論人家閨閣裏這種閑話。

郎四太 (我可不怕你) 什麼閑話？這是我親眼看見的。你貝二太爺盡顧着恭維那首屁詩了！

〔貝二太爺被搶白一頓，蹣跚不語。稍頃，楊與大薛自香影門上。老徐跟在後面。〕

楊 諸位，就請入席吧。咦，小川還沒見？葉子呢？

郎四太 都沒有看見。楊先生，你着人找找去，只怕楊太太在領着薛少爺各處看房子呢。

楊 老徐，你去催催太太，說我們已經坐席了。

徐 是。

〔老徐自右門下。〕

貝二太 楊先生，你瞧這個。(把照片給楊看。)

楊 之江，快來，我這兒有張好東西給你看。

大薛 什麼？

楊 請看你的玉照。

大薛 哈哈，笑話笑話。

〔大衆陪笑。〕

大薛 （感慨無限）唉！幾年的工夫！幾年的工夫！真是浮生若夢——

楊 好的，之江，明兒你在我這張照片上題首詩，我把他掛起來。

〔老徐自右門上。〕

徐 老爺，太太跟少爺在屋裏談心呢，我就沒進去。

楊 廢話！你請他們來呀。

徐 是。

〔老徐又自右門下。〕

楊 我們先坐吧。之江，用不着客氣，今天你上坐。

〔楊把三位男客讓上去坐下。兩位太太互相點頭示意。〕

楊 兩位太太不客氣，就挨着坐吧。

〔大家坐好後，小薛與柳葉自右門上。老徐隨上。〕

楊 小川，你就挨着你父親坐吧。

柳 （在右下方，桌旁）老徐，酒熱得怎樣了？

徐 就在那桌上，您自己看吧，我去端菜。

〔老徐自排窗下。〕

楊 我來看，這個酒得我來看。（也走到桌前來）。

楊 （低聲）葉子，你跟小薛搗什麼鬼？

柳 （低聲）哦，你不要忘了你答應我的話。

楊 你弄錯了人，你要找大薛。

柳 （翻了楊一眼）你管呢！你不要的是錢嗎？

幕 落

第三幕

又一星期之後的晚上，還是楊府客廳。

王媽和老徐在廳上收拾才吃完的晚飯桌子。

王 什麼局長老爺呀？來了一個星期啦。一個小錢也沒有看見他的。

徐 別這麼饑吼吼的，王奶奶。無緣無故人家幹嗎要給你錢？你等着，越是出手大的人越不輕易給人錢，可是一給就少不了。這個經驗你們不懂。

王 呦！又擺你那份臭官架子啦！我才不信呢，將來他要是不給，我找你要，是怎麼着？

〔徐自知理屈不響。〕

王 你瞧瞧，咱們每天是窮侍候，這一天一天午飯晚飯的，頓頓跟吃酒席似的擺那麼一大桌。老爺娶我們小姐的時候都沒這麼大排場。這還不知哪天完呢。人來

了一個禮拜啦，也沒聽說他出去看一處房子。看樣子父子倆算跟這兒白吃白住上啦。

徐 噲，這陣子是真夠忙。正月裏年還沒過完就是忙喜事，太太過門這才滿月不久又接着薛老爺他們來了。可真是，這門裏從來沒有這麼忙過，錢一大把一大把花了不提，我這把老骨頭可是背不住啦！

王 您整天嚷老，徐爺，您究竟多大歲數啦？

徐 我也記不清了，大概是五十六七吧？反正我比老爺大着幾歲。老太爺還活着我就來了。我剛來是個轎夫，替老太爺抬轎子，後來不行轎子了我就拉車。有一年老太爺病倒了，一病病了半年多老也沒出門，等他好啦要出門了，也不知怎麼的倒像我也病了一場，這個車就拉不動了。這麼着我就做了門房。

王 呦！你倒便宜，拉不動車你倒昇官了。

徐 沒有的事。我這點兒資格是慢慢的熬得來的。哪跟你們似的，才來了一個月，就

到處指指點點瞎出主意。

王 嘿！又擺你那份臭官架子啦！誰希罕到你們這家兒來？我們小姐也不知是哪世的冤孽，會嫁上你們老爺，會找上這麼個破家子。哼，前兩個星期不還爲這個跟老爺哭哭啼啼吵嘴來着。

徐 唉！破家子，這麼花錢法怎麼會不破？就說這次喜事吧，多少錢叫我瞧着都是多餘。想當年老太爺在，老爺娶死了的前頭那位太太的時候，絕不能有這麼大的排場。

王 花錢不在刀口兒上就是嘍。你就說這個晚飯吧，就是薛老爺薛少爺眼界再大，也犯不上備這麼一大桌子。

徐 這個晚飯可是太太預備的。老爺這三四天也沒有在家吃。真的，老爺怎麼天天晚上不在家吃飯？

王 應酬，外面有應酬。

徐 哼。這十幾年也沒瞧他這麼應酬過。叫我瞧是別有作用。

王 有什麼作用？

〔徐作不懷好意的微笑，不答。〕

王 難道他還是故意躲着薛老爺？

〔徐微笑不語。〕

王 你鬼笑什麼呀？你說，你說，你說呀！

〔柳棄自右門上。〕

柳 你們兩個在這兒吵的什麼大門敲得像鼓似的，你們也聽不見。

徐 我去，我去。

〔徐自排窗下。〕

柳 這一張晚飯桌子你們收拾了快半個鐘頭，還沒收拾完？你們摸索的什麼？

王 小姐，這兒比不上咱們家裏，這兒要什麼沒有什麼，連塊大點兒的端盤都沒有，

得用這個小盤子一趟一趟往外端。

柳 得啦得啦，王媽，別再發那份牢騷了。

王 廚房又那麼遠，廊子上連個燈也沒有，摸着黑走，一不小心，連人帶盤子全砸啦！

柳 唉，王媽，少說兩句吧。咱們要不是這回仗打的家裏過不下去了，誰會（她說不

下去了）

王 （湊近柳）小姐，您跟我說句真心話。這個楊老爺手上究竟有幾個沒有。

柳 （長嘆）唉！

王 怎麼，真讓老太太說着了？

柳 王媽，別說這個，我不願提。

王 您瞧是不是，我當初勸您多想想吧？倒不如依我等李營長呢。

柳 你不明白，王媽。

王 我怎麼不明白，李營長待您是真不錯。

柳 可是知道他哪天會回來？這個仗誰知道哪天打完？就說他回來了，這種人本來是鬧着玩的，他哪有真心娶我？我的歲數眼看一天天到了驅不住人的時候，我不趕快找個人嫁了怎麼辦？

王 可是不該找上這個楊老爺。

柳 唉！

王 要是早知道，不如多等些時候，等這個楊局長來了。

柳 你說什麼？

王 (秘密地) 小姐，我看薛老爺倒是挺喜歡你的。

柳 王媽，你怎麼胡說八道？

王 就算我胡說八道吧，今兒晚上我瞧他兩眼眯着您一杯一杯不知灌了多少杯。
柳 去吧去吧，你真是瘋啦！這說的什麼話！

柳 敲門的是誰？

徐 鼓上蚤。

柳 他又來幹什麼？

徐 還不是要見老爺？說是有玉器賣。

柳 你沒告訴他老爺不買古董，不要見他？

徐 我告訴他了，他說有事非見老爺不成。

柳 你叫他有門房坐着，別讓他瞎走。一個做小偷出身的，手脚不穩。

徐 是。（抹好桌子要下去。）

柳 薛老爺呢？

徐 我從月洞裏瞧見他一個人在花園裏來回走，一邊走一邊哼唧唧地像是在

做詩。

柳 少爺沒陪着？

徐 沒有，少爺吃完飯，這個臉還沒洗完呢。

〔老徐下，柳若有所思，又站起來向香影門走去。還沒走到，大薛走了進來。〕

大薛 咳，表嫂一個人在這兒。

柳 薛先生請進，請裏邊坐。

大薛 （走進來） 繩祖還沒回來？

柳 沒有呢。他回家還早，總還得一兩個鐘頭。

大薛 他的應酬倒不少。

柳 咳，都是瞎應酬。

大薛 各人的脾氣不同，像我就是喜歡家裏坐坐。

柳 我勸過他多少回，這種平時破費有事無用的朋友叫他少應酬應酬，他總是不

聽，天生的個好浪蕩脾氣。

大薛 唉，江山易改，本性難移。

王（含意無窮地咳了一聲）唔哼！

〔王媽端了油盤下。〕

柳 薛先生一個人在花園裏幹什麼？

大薛 哦，我在想吟兩首詩。外面月亮好得很，我想步易兩首。

柳 您真是個雅人。

大薛 但是怪，步來步去步不出來！一句都出不來。五心煩燥的不知是哪麼回事。

柳 您路上辛苦，還沒有息過來呢。您多休息休息，趕明兒我還得跟您學學做詩呢。

大薛 你？那不敢當不敢當。

〔片時的靜默。〕

大薛 繩祖近幾年混得怎麼樣？

柳 哼，您想還會怎麼樣？

大薛 當初他老太爺手頭很有幾個。

柳（無限哀怨）唉——

大薛 怎麼，表嫂？

柳 您不知道，繩祖是個不事生產的人，就知道瞎用，看見破的爛的，只要是古董他
不管多少錢就收下來。現在那裏還有什麼錢？

大薛 可惜可惜！要是古董倒也罷了，我怕他收古董的眼光也並不高。

柳 怎麼？

大薛 他前天拿了一幅吳道子要賣給我，我一看就是幅贗品。

柳 他？

大薛 今天早晨更可笑，捧了個破銅爐子硬說是頂好的宣爐，他這麼胡花，還受得
了？

柳（自語似的）該死的東西！

大薛 什麼？

柳 沒，沒什麼。

大薛 你們結婚還不久？

柳 就是正月裏，這才不到兩個月。

大薛 繩祖真是好福氣，娶了這麼個又能幹又——又——又漂亮的嫂子。

柳 薛先生，您真會挖苦人。

大薛 我這是真心話。我在上海時聽說繩祖娶了個——個——個年輕小姐，可是

沒想到是這麼年輕。

柳 薛先生，您說得真叫人難爲情。

大薛 這麼年輕，不算難得，又這麼會當家可太難得了。不用說繩祖福氣了，就是我們愚父子在這邊一被一褥，一茶一飯，都是表嫂親自照應，真叫人感激不盡。尤其是這個毛繩背心，天不過略有一點轉寒，就累你連夜替我趕成。唉，就是當初我那苦命的內人在的時候也沒——

柳（無限嬌媚地）薛先生，您可別弄錯了，我的脾氣壞得很吶。

大薛 你斷無此理，斷無此理！看你待人我就明白了。

柳 那可是因為您是薛先生。

大薛 表嫂。

柳 唔。

大薛 我有一個要求。

柳 什麼？

大薛 你別這麼薛先生薛先生的稱呼我，好不好。

柳 呦，我是個糊塗人，我該怎麼稱呼您啦？

大薛 我比繩祖大幾歲，我是他表哥，你叫我表哥不就得了？

柳（遲疑）唔——

大薛（似悔孟浪）要不你學繩祖，叫我之江。

柳 好吧，之江，我就叫您之江。

大薛 是，是。你也不必這麼您您的。

柳 說到福氣，表哥前頭那位嫂子才真福氣呢。

大薛 （明知故問）怎麼？

柳 嫁了表哥這個人物，又神氣又體貼的，還不福氣？

大薛 （亦無限哀怨）她唉！

柳 怎麼，表哥？

大薛 唉，我剛才在花園裏竹子底下走走，就想起我十年前故去的亡妻——你知道，她倒是個德容並茂之人，我們夫婦感情不壞。她而且還粗通翰墨，有時候

可以跟我唱和唱和——

柳 表哥一個人怪寂寞的，爲什麼不續弦再娶個嫂子？我給你做媒吧？

大薛 （連搖其手）不，不，不行。

柳 像你表哥這麼有錢有勢的，還怕人家不捨着把小姐送過來？

大薛 唉，我比不得繩祖，我比不得繩祖。

柳 怎麼？

大薛 表嫂，我是個有了兒子的人。

柳 薛少爺？

大薛 表嫂，表嫂，我比不得繩祖！再說，又到哪裏去找一個——（看着葉子說不下

去了。）

柳 表哥，我也有一個要求。

大薛 哦？

柳 你別這麼表嫂表嫂地叫我。我是個小孩子，那敢當你這個稱呼？

大薛 哎喲，那我該叫你什麼？

柳 繩祖叫我的名字，你也叫我的名字不就得啦？

大薛（喜出望外）好的好的。（十分不熟悉地）葉——葉子。

柳 嘍，之江。

大薛（大樂）繩祖真是好福氣！真是好福氣！

柳（長嘆）唉——

大薛（大驚）怎麼——表——葉子？

【柳低頭緊蹙雙眉不語。

大薛（趨近葉子）你，你幹嗎嘆了這麼一口長氣，葉子？

柳（無限哀怨地看了大薛一眼，低低地）唉，你不懂我們女人的苦處。

大薛 我懂，我懂。

柳 我嘆我的苦命！

大薛 你的——葉子，你是什麼意思？

柳 唉，我現在才明白，一個女人就該生得蠢頭蠢腦，糊裏糊塗聽老天怎麼安排，千

萬別生個聰明腦袋，看這個不好那個不順眼。

大薛 怎麼？怎麼？

柳 你看我，從小就想着遇見個有本領有前途見過世面的真男子，可是生的是埋在小城裏的命，結果嫁了繩祖這麼個人。（掩面啜泣）唉！你們男人哪裏明白我們女人的苦處！

大薛 我明白，我明白。

〔柳掩面低泣。〕

大薛 （如夢初醒）一個有本領，有前途，見過世面的人——葉，葉子？

〔柳抬頭脈脈含情地看了薛一眼，忽然又低頭一嘆。〕

柳 唉！

〔人非木石，焉有不懂之理，於是大薛一把捉住葉子的手。〕

大薛 葉子！

柳（故意閃開）之江，你別忘了，我是你的表嫂。

大薛 你，你是葉子。

柳 你小心點兒，這兒聽差的老媽子出出進進的。

大薛 我不管，我——我天塌下來也不管！

柳 你是故意跟我窮開心，你是上海住慣了的，會看得上我這麼個鄉下人？

大薛 全上海女人湊在一起也沒有你——沒有你窩心。

【排窗慢慢推開，楊繩祖探頭入，見狀又縮了回去。二人沒覺到。

柳 之江。

大薛 唔？

柳 你真的想跟我好？

大薛 怎——怎麼？

柳 你不會仗一打完又回了南京？

大薛 我再不回南京，我是這個地方人，我買所房子住下再不出去。

柳 那你到今天也沒有出去看一所房子？

大薛 我在今天以前沒有想到有這——這麼——

柳 這麼怎麼？

大薛 這麼——這麼——嗨，你說哪兒有房子吧？

柳 （淡淡地）繩祖倒是有所房子想賣。

大薛 哦，那所房子。

柳 怎麼？

大薛 他已經跟我提過，約我明天去看房子。

柳 什麼！——

【突然，揚在窗外咳嗽，未免過甚地咳嗽。

柳 繩祖回來了。

「大薛不免心虛，連忙向花園門跑去。」

柳 你哪兒去？

大薛 我——我——我去步月。

「大薛自花園門下，楊繩祖上。」

楊 咳，大薛呢？

柳 大薛？

楊 我剛才明明看見他在這裏，拉着你的手。

柳 （知道了是怎麼回事）哼！

楊 怎麼樣房子的事情怎麼樣？老徐。

「老徐在門外應了一聲上。」

楊 老徐，鼓上蚤又蹲在門房裏幹什麼？

徐 他來了好半天了，一死非見老爺不可。

楊 我已經說過我不要見他。

徐 他說這回才出去了一趟，手裏有好幾件玉器，想請您過過目。

楊 我不要看。我已經告訴過他，現在國難期間，沒有人玩古董。你叫他走。

徐 可是他說非見老爺一下不可，老爺要不見他，他就要請見薛老爺。

楊 混帳東西！豈有此理！你叫他進來，你叫他進來。

徐 是。

【老徐自窗排下。

楊 這個混蛋，到底是做小偷出身。

柳 別忘了，他跟你開過合股公司。（轉身欲下。）

楊 喂，別走。房子的事究竟怎麼樣了？

柳 怎麼樣？我告訴你，從今天起，這個房子的事我不管了！

楊 這！你這是跟我鬧的什麼警劫？

柳 你自己不是會賣嗎？

楊 豈有此理，我——我幾時——

柳 哼，你不是還約好了人明天看房子？

楊 (語塞) 你瞧，都是我這個性子急，我看一個星期了，我天天跑出去一個人坐小茶館兒，給你機會，可是你一點兒動靜也沒有，催你趕快你不趕快，我怕他在这地方住太久了，把這房子的底細都聽了去。我要早看見你們今兒晚上這個樣子——

柳 (鄙夷地看了楊一眼) 好，你會賣你就自己經手吧。反正房子賣不掉你還可以賣吳道子，吳道子再賣不掉，你還有個香爐，可以賣十八塊錢。

〔柳掉頭逕向右門下。楊追了兩步。〕

楊

葉子！葉子！

〔但是老徐已經把鼓上蚤帶進來，他只好停步。鼓上蚤是個三十二三歲的伙計，身體長得很勻稱，

腿腳想來也該靈活，只是過多的嗎啡針把他身體裏那點活勁兒都打跑了。一張五官本來不算不端正的臉，現在是又蒼白又瘦削，只有一雙骨碌碌的眼睛還顯出上天原給他的活氣。穿了一件破棉襖，藍布棉褲，綁了兩根十分刺目的桃紅腿帶。他連跌帶跑地進來，右腿有點一癩一癩的。

鼓上蚤 楊大爺，我給您磕頭。楊大爺。好久沒見您，您這陣子好？您新太太好？楊大爺，您氣色真不錯呀——

楊 (被太太搶白了一頓，正生了一肚子悶氣) 好啦好啦，有話請說，少說廢話！

鼓 (依然滔滔不絕) 楊大爺，聽說表老爺薛大爺來啦？他老人家多會有空，我進去磕個頭。

楊 少廢話！你一個勁兒釘着要見我，有什麼事你就快說吧！

鼓 哦，我有件事求您。

楊 求我件事？你又有了什麼？

鼓 有了什麼？

楊 你不是說你有玉器要賣！

鼓 咳，我哪有什麼玉器，我不過是要見見您，求您幫個忙。

楊 混蛋！你看你這付嘴臉！八成是又改回了老行，偷了人家東西。

鼓 沒的話，楊老爺，您真是太叫人難爲情了。我自從得您老人家提拔，一塊兒做生

意——

楊 （有氣說不出）哼！

鼓 我就跟自己說：『鼓上蚤，咱們從此改邪歸正，以後可不許再做小偷了。』

楊 你還想當着我撒謊我呀！我把你看透了。你瞧你這腿子一癩一癩的，不是偷東

西叫人家打了才怪！

鼓 這，這個？楊大爺，您忘了？這是我自己摔的。去年您在牛頭莊關帝廟看見了一對

蠟燭台，您就對我說，那是好貨色，宋朝的東西，能夠弄到手才好。我一想，有什麼

法子好弄還不是我的老門道，一個字兒偷？當天晚上我一個人爬到關帝廟大

殿頂上，就聽見裏面唳一聲，我以為關帝爺顯了靈，嚇得一跤從房頂跌在外邊的地上，把我的腿給摔折了。唉，從此我就不走運，犯上了關帝爺，雨天腿疼，冷天腿疼，現在索興連傷口都裂開了。楊大爺，您就一點點兒不記得……

徐 少說一句罷，夠瞧半天的了！

楊 廢話！你這副紅腿帶子呢？不是偷的是什麼？

鼓 （語塞）這，這是人送的。

楊 做你的鬼夢！（不耐煩）你到底有什麼事吧？

鼓 哦，楊老爺，就說自從這個國難開了頭，您老人家古董都銷不出去，我也就挨了餓沒飯吃。要想再回我的本行吧，我肚子裏又有個鼓上蚤跟我說：『不許，咱們已經改邪歸正了。』可是不偷，不偷我幹嗎去呢？我肚子裏又說：『你還是找楊大爺去，楊大爺一大家子人，門房裏短不了你一碗閑飯吃。』

楊 放你肚子裏那個的屁，我有那麼些閑錢來養你！

鼓 這是怎麼說的呢。楊大爺，我不敢要您養我。要不這麼着，您的親戚薛局長不是來啦嗎？他那個局子大概不久也就要來。我求您跟局長提一聲，大小在局子裏賞我個差使，看門的掃地的，有碗飯吃我就心滿意足。要不您讓我見薛局長我當面求他。

楊 你局長有工夫來見你這種下流東西？你還配做什麼看門的？

鼓 大爺，我也不敢說老坐在衙門裏，只要仗一打完，市面好點兒，我還跟着您做古董生意。

楊 混蛋！你滾！

鼓 您，您真不給幫忙？

楊 你給我滾！

鼓 您真逼我回本行？

楊 你愛幹什麼幹什麼，只要給我滾出去！

鼓 唉！

楊 快走，快走！

鼓 楊大爺，我謝謝您！

〔鼓掉頭還下。〕

楊 真是混帳！老徐。

徐 是。

楊 你給我看着他滾出去，以後不許他進我的大門。

徐 是。

〔老徐自排窗下。楊怒氣未息，向右門走去，半途又停住，暗自思想，轉身匆匆自左門下。〕

〔稍頓，柳匆匆自右門上，小薛追在後面。〕

柳 你這個人呀，我給你四個字的批評。

小薛 什麼？

柳 色胆包天!

小薛 怎麼?

柳 我男人在家，那麼些聽差老媽子跑出跑進的，你敢往我睡覺房裏鑽。

小薛 我不管，我天塌下來也不管，我沒告訴你嗎，葉子，我愛你愛瘋了!

柳 真的?

小薛 我把心挖出來你看。

柳 可就是一樣——

小薛 什麼?

柳 你忘了我是你的姨媽。

小薛 你，你是葉子——你算什麼姨媽?你比我大不上三歲。

柳 你聽聽，這都是上海學來的洋調兒。我問你，你在上海跟幾個女人好過?

小薛 我——我在上海老實得很。

柳 哼，你才騙不了我！瞧你這個單刀直入的本領，你這點兒經驗不算少。

小薛 上海女人全湊在一起也沒有你——沒有你窩心！

柳 （不覺失笑）你這種話跟誰學來的？

小薛 跟誰學來的？這種話也有地方學？難道還是我爸爸教的？

柳 好，不要亂說。你好好坐下來跟我慢慢講上海。

小薛 又是講上海！這一個星期我沒幹別的，盡是講上海。一見面你就叫我講上海。

你也叫我說點別的。

柳 我就愛聽你講上海。

小薛 可是我能說的都說完了，再沒有了。

柳 你給我講男學生追女學生的笑話。

小薛 我知道的全告訴你了。

柳 唔——你講跳舞場——不好，你再講講大世界。

小薛（不耐煩）咳，我告訴過你，我不去那種地方。

柳 那麼你講兆豐花園。

小薛 那公園裏每一塊石頭我都提過了。

柳 那麼——突然嚴重地——小川！

小薛 唔？

柳 你真的想跟我好？

小薛 這你還用問！

柳 那我問你一句話。

小薛 什麼？

柳 你打算怎麼樣？

小薛 怎麼樣？怎麼樣？

柳 唔。

小薛 怎麼樣？我爸爸打算在老家買房子住下。

柳 你呢？

小薛 我？我自然也跟我爸爸住下。

柳 那麼我呢？

小薛 你？你？葉子，你是什麼意思？

柳 你想這個小城裏會容得你來找我？

小薛 那該怎麼辦？

柳 你帶我去上海。

小薛 上海？

柳 嗯，怎麼？

小薛 我爸爸剛從上海搬來，他怎麼肯搬回去？

柳 我沒說叫他去。

小薛 什麼？你說我自己跟你走？你想我爸爸會答應？

柳 哼，我以為你是個真男子！

小薛 葉子，你難道不知道我爸爸一不給我錢我上海就住不成？老實說，我連學校

都不進，跟了他跑到這麼個倒毒地方來，還不是——

柳 什麼？

小薛 葉子，你知道我還有個兄弟，我們弟兄不大合得來。

柳 我知道，可那與我有什麼關係？

小薛 你不明白。我父親表面上恨他，可那不過是因為他是過激派，三年前自作主

張考了軍官學校。其實，我明白，我父親心裏還是喜歡我兄弟。所以，我，我得守着

他，你想他已經是過五十的人了。

柳 你說你這輩子就不能自由？

小薛 笑話！這還不是眼看得見的？那時候——

柳 那時候呀！那時候咱們再說吧。

〔柳掉頭還自右門下。〕

小薛 葉子！葉子！

〔他追了兩步，看看無效，一頓足自香影門下。他影子還沒出門，老徐輕輕推開排窗走了進來，又蹣手蹣腳走到右門邊，低低招呼。〕

徐 王奶奶，王奶奶，（王在內應了一聲。）你來呀。

〔王媽睡迷磕統地自右門上。〕

王 又是什麼事呀！這麼鬼頭鬼腦的？

徐 我又看到了好的，王奶奶，我又看到了好戲。

王 （精神大振）什麼什麼？你快說。

徐 你坐下，我慢慢兒地告訴你呀。

〔王媽坐下。〕

幕 落

第四幕

白雲巷楊府房子一進大門的前面院子。

這房子與楊府現住那所房子就大不相同。想當年楊家祖上蓋這所房子時根本不是爲着自家住用，而是預備收房租的。當時分別還許不太顯明，現在年月久了，便處處露出先天不足的氣象。更加近幾年來未有租戶，繩祖先生也沒有那份閒心思去修理牠，所以牆破窗倒，瓦敗草長，在這將近黃昏時分，竟然十分落魄，幾乎叫人相信這房子是如老徐所說的「不大安靜」。右邊是一堵低低的破牆，有好幾處灰已經脫落，露出裏面不十分整齊地堆砌的磚。石灰未脫處則長滿霉斑，牆的正中有個月洞，通到另一個荒蕪氣象的小院。正堂是一溜三間房，當中是堂屋，有碎格子的長窗，格子上的紙只剩了點殘餘，格子似乎灰塵積滿，十分悽慘。堂屋兩旁的屋子有無玻璃的破窗，潦倒情形亦不亞于長窗。左邊靠近後面是另一間小屋，門上加了鍊子鎖起，這當初想必是個門房，因爲再往下就是門道，大門虛掩着。院子裏

長滿青苔，花台子也東倒西歪。原鋪的方磚十字路也破破碎碎，不得保持原形。這院子裏唯一有活潑的，
這個春天的氣象的，就是在盛開的一樹紫荊和兩棵丁香。

暮啓，左面大門外有人聲。楊繩祖拿着手杖，輕輕推門而入。

楊 咳，奇怪，大門怎麼開着？

〔柳葉子上。〕

柳 繩祖，我再給你最後一次的警告：你讓他看這個房子，看出錯來不要怪我。

楊 他，他要看，我有什麼法子？

〔大薛在門外喊叫。〕

大薛 多一個小錢也沒有！講好的十六個銅板就是十六個，再多要半個都沒有！

〔薛之江氣沖沖地進來，小薛老徐跟在後面。〕

大薛 這些拉車的再可惡沒有！從來沒有一回不跟你爭多爭少。明明講好的價錢，
他非跟你多要不可，簡直是土匪！

小薛 不理他們就是了，爸爸，跟他們嘔什麼氣？

柳 老孟呢？

楊 誰知道？大門敞着，他人不知哪兒去了？他這是替我看的什麼房子？

徐 這個門裏倒不要緊。

楊 什麼叫不要緊？這個天傍晚的時候，門在那兒敞着，掩進個人來怎麼辦？把我的窗子門都拆完了也沒人知道！

徐 其實，越到天晚這個院子越不要緊。

楊 你是胡說的什麼？

徐 （硬不知趣）好，誰有這胆子，天黑了一個人往這院子裏來？老爺，你知道，這房子——

柳 （打斷他）少廢話吧，老徐。你去把老孟找來，說老爺陪了人來看房子。

徐 老孟在家。他在後院。

楊 在後院？

徐 嗯，他睡在頂往後那個院子裏。

楊 什麼？他一個月拿着我六塊錢的工錢，他不替我住在大門口，倒跑到頂後一進做起老太爺來？

徐 老爺，他害怕。這個第一進，這個廂房裏頭——

柳 （又打斷他）叫你少說廢話，既然知道他在後院，你就去把他找來。薛老爺等着看房子。

徐 是。（可是他看了看那溜長窗，站着沒動。）

楊 之江，你看，這是頭一進，大院子，房間也寬敞，一溜是三間，正中是堂屋。

大薛 唔，你說一共是四進？

楊 嚶，越往後越好。這一間是個門房，裏面也很寬。等一會拿了鑰匙來我們進去看。你們貴局將來搬過來，正好做收發處。

大薛 唔，唔。

〔小薛正要推開長窗，被老徐拉住。〕

徐 少爺，您別——

小薛 怎麼？

徐 裏，裏面——（揚瞪他一眼）——髒得很。

楊 當初我家祖上叔成公修這個房子的時候，據說天天自己一清早就跑來監工，事無巨細都要親自過目。

大薛 叔成公？

楊 噯，那是我們叔高祖了。所以不論大處小處都是頭頭是道，雖然我年來事忙不聞不問，房子還很挺實，像這兩邊房子的窗子本來都裝着大玻璃，現在被這些用人不小心碰得一塊沒有了。不過窗子本身都是結結實實的——

〔說着說着他把一扇窗戶搖了一搖，誰知那扇窗戶十分不替主人爭氣，竟順了他的手嘩唧一聲〕

向房裏掉下。楊繩祖幾乎跌了進去。柳葉老徐都大吃一驚。尤以老徐爲甚，竟然大叫出來。

徐 哎呀不好！

楊 (緩過氣來，故作鎮靜) 你這麼大驚小怪地幹什麼？

徐 老，老爺，您還是手輕一點好，這兒門窗都不大結實。

楊 放屁！碰巧這扇窗子壞了就是了，老孟在這兒也不知幹些什麼事！哪裏是看房，簡直是拆我的房子！當然，之江，這都得化點工修理修理。我是過於疏懶，這房子就失修了。

柳 (轉移目標) 啊，我還沒瞧見呢，這兒花開得真好。你們看這兩棵丁香，開的多麼熱鬧！

楊 我這個院子裏的花，都是我親手種的，所以都開得特別好。哦，裏院還有個小花圃，很有些好花木。還有個花廳。之江，你是個風雅的人，可以養花蓄魚，享點清福。

小薛 花圃有多大？

楊 差不多有——

小薛 夠不夠修個網球場？

楊 網球場？那要多大地方？

大薛 小川，你不要作夢想了。

徐 少爺，您在那兒踢球可不成，一踢出牆球就要不的了。

小薛 怎麼？

徐 牆外是個曬糞場子。

楊 你在這兒胡說八道插什麼嘴？你去叫老孟你怎麼不去？

柳 走，我們先到那邊小花廳上息息。老徐，你叫老孟弄點茶來。

徐 是。（但仍然不動。）

楊 那邊的花廳是當年叔成公寫詩的地方，那時候大江之北只有吾家叔成——

〔衆人正向月洞走去，老徐鬼頭鬼腦擠在人堆裏走。〕

楊 混蛋！你有耳朵沒有耳朵？我叫你去叫老孟！

徐 是，是。

楊 你去叫哇。

〔老徐被逼得無可奈何，忽然人急智生，提起嗓子既高且尖地叫。〕

徐 老孟！老孟！

楊 混蛋！這個院子這麼深，他住在頂後一進會聽見你喊？要喊我不會喊？用得着？你

徐 是，是。

柳 你去後面找他去吧。

〔老徐走頭無路，想了一想，只好嚥了一口唾沫，推開長窗，走了進去。但是衆人還沒來得及轉身，就

聽老徐狂呼一聲，馬上面白如紙逃了出來。

楊 什麼事？什麼事？

徐 （坐在花台上喘氣）有——有鬼！

楊柳 什麼？

大薛 有鬼？

小薛

徐 我——我看見了！

大薛 你看見了什麼？

徐 他——他——

小薛 誰呀？

徐 叔——叔成公！

柳 胡說！

楊 放你媽的屁！

徐 真——真的。我，一進去就看見他在——在廂房裏床上坐了起來。他，他還衝我
瞪了一眼！

楊（心怯）你——你不是撒謊？

徐 我——

〔但是他沒有來得及說完，忽然兩眼瞪着那扇窗子住了口。衆人也跟着一看，只見那扇窗慢慢自己開開。老徐正拔脚要跑，那位叔成公已經走了出來。外面天光究竟亮些，一看原來並非別人，乃是鼓上蚤睡眼矇矓，哈欠連連。

徐 你！

柳 鼓上蚤！

徐 你可嚇死我了！

楊 (威風復生) 混帳東西！你跑到我這個房子裏來幹嗎？

鼓 哦，楊大爺，楊大爺，您來啦？您來瞧房子？我真該死，不知道您來，正在裏面沒事睡

個小覺，要是早知道——

楊 你在裏面睡覺？混蛋，誰答應你跑進來睡覺？真真氣死我！老孟這個昏蟲哪兒去了？

鼓 老孟呀？他下鄉了。

楊 混帳混帳！簡直混帳！後面各門上的鑰匙呢？

鼓 我不知道。八成他都帶走了。

楊 等他回來你給我告訴他，我這房子從今天起，不用他看了。

鼓 是。

楊 混蛋，誰要你管什麼？你也給我滾！你怎麼敢跑到我的房子裏來！老孟簡直是昏了頭！

鼓 楊大爺，您可別錯怪了人。這不與老孟相干，是我自己的主意，是我跟老孟說您着我來陪他的。老孟說：反正前問他不敢住，就讓我住了。

楊 反了反了！你怎麼敢這麼自爲作主！我非把你送到公安局重辦你不可！

鼓 楊老爺，您何苦呢？我，我鼓上蚤只要有個地方去，也不會跑到這個鬧鬼的屋子裏來住。

楊 (氣的說不出話來) 你你!

鼓 薛局長，您說是不是？哦，局長，我給您請安。這位是少爺？我叫——

楊 老徐，老徐，去叫巡捕。

柳 算了吧，叫他走就是了。跟他嘔什麼氣？

楊 不行，不行，我今天非重辦他不可！

大薛 得了得了，叫他滾了算了。走走！快走，別逗楊大爺生氣。

楊 那你給我快滾，立刻就滾！

鼓 好，滾就滾！(掉頭向大門去。)

楊 把你的鋪蓋拿了滾。

鼓 鋪蓋留着他吧。說不定早晚有一天我還到您楊府上來住。

〔鼓自大門下。〕

楊 混帳東西！真氣死我！

大薛 咳，聖人說過：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。

柳 我叫你今天不要來看房子，你一定要來。

楊 老爺這個鬼把鑰匙帶走了，現在看也看不成了！

柳 我們還是去看看那邊的花園吧。

大薛 對的，對的。

【衆人向月洞門走去。

楊 這些人沒有受過科學教育，滿口神鬼亂說，真是該殺。其實就是有什麼，你們局子裏人多陽氣重，也不怕他。

大薛 （冷笑）唔，唔。

【大小薛及柳下，楊又回來向老徐說：

楊 哦，老爺，老爺今天不見得回來，這個房子要人看。你去把鋪蓋擺來這兒睡一夜。

【楊繩祖下。

徐 什麼？我搬這兒來睡一夜不不，（鬼頭鬼腦想了一下，忽向大門跑去）我得找老孟回來。

〔他正要去開門，忽然門一推開，走進了錢八。〕

徐 哦，錢八——錢局長！您又嚇我一跳！

錢 我又嚇你一跳？

徐 哦哦，我說是——是，您有什麼事？

錢 你們老爺呢？我剛到你們那邊去，王媽說老爺太太都在這邊。

徐 是，是在這兒。跟薛局長薛少爺在花廳上呢。

錢 你去請他來？

徐 您不進去！

錢 不，你請他出來一綸，說我有要緊事情。

徐 是。

〔徐自月洞下，錢看看院子又爬在窗上看一問問屋子。楊繩祖自右上。老徐跟在後面。〕

楊 (不快) 哦，八爺您找我有事？

〔老徐自大門下。〕

錢 是的，楊大，我有件要緊事跟你商量。

楊 什麼事？咱們那邊花廳上坐，花廳開着。

錢 不，不，我就跟你這兒談，這兒清靜。繩祖，我來跟你商量這個房子的事。

楊 (急忙) 這個房子他已經買了。

錢 買了？誰買了？

楊 薛之江。

錢 什麼？他買了這所房子？

楊 至——至少他答應了。

錢 那真不巧。

楊 怎麼？

錢 你瞧，我正要找你商量租你這房子。

楊 你要租這房子？

錢 你不要管是誰租吧。反正是我們要用你這房子。繩祖，不瞞你說，我們手下現在有幾千擔穀子，因為放在我屋子裏不大妥當，想另存個地方。是我想起你這邊房子好久沒有人租——大概也不容易租出去——就緊着找你商量，不想還是晚了一步。

楊 不，不晚。

錢 怎麼？

楊 走走，你把這話去說給大薛聽聽。

錢 那有什麼用？

楊 不，咱們可以商量商量，商量商量。

〔楊撞下。稍頓，柳自月洞上，小薛追在後面。〕

柳 你這麼逼着我出來幹什麼？

小薛 葉子，我只要問你一句話，你這些天爲什麼老是躲着我？

柳 躲着你？

小薛 你總故意不單獨跟我在一起。

柳 你自己明白。

小薛 我不明白，我只知道你快把我逼瘋了。

柳 我告訴過你，你一天拿不定主意，咱們倆的事就算完。

小薛 我不懂你是什麼意思？

柳 我已經跟你說過，小薛。

小薛 我不要你叫我小薛。

柳 小川，乾脆一句話，你今天晚上再不拿定主意，就算完事。

小薛 爲什麼今天晚上？

柳 今天晚上你再不下個決心——你知道你父親會買下這所房子。

小薛 哼！他買這房子？你可不知道我父親。

柳 我瞧準了，他還是會買。

小薛 我不跟你爭這個，他就買了又怎麼樣？我們不是可以在這兒住下？

柳 唉，急死人！不知跟你說了多少遍，你要是不帶我去上海，咱們就算沒有見過面。

小薛 你爲什麼非去上海不可？

柳 爲什麼非去上海不可？爲什麼非去上海不可？你就不替我想想。

小薛 替你想——

柳 我跟你在這兒鬼混，你知道人家會說我什麼？這個小地方沒有一個人不搬弄

是非。

小薛 可是我有我爲難的地方，我也不是沒跟你說過。

柳 得了得了，又是爸爸不給錢，倒像你是個吃奶的孩子！你就去了上海，你是他的兒子，看他能不給你錢？

小薛 那，那我跟你去另一個城好了。

柳 不，這種小城我受夠了，要去就去上海。

小薛 爲什麼？

柳 不爲什麼！

小薛 真急死人！

柳 我把話已經說清楚，小川，你自己想吧。（作勢欲下。）

小薛 哼！去上海，去上海，倒像你跟我好，就是爲的去上海。

柳 就算是吧。

小薛 什麼？葉子，你說什麼？（柳不應）你是說你不是真心喜歡我……你是說你

上星期花園裏告訴我那些話是騙我？

柳 也許吧。

小薛 葉子！你——（突然）再見！

〔小薛匆匆自左門下，柳退了兩步。〕

柳 小川！

〔但已追不及。她正凝望間，大薛自右。〕

大薛 葉子。

柳 哦，你。

大薛 小川呢？

柳 他說有事先回家去了。

大薛 正好，我正要找你談一下這房子的事情。

柳 我們過一天談吧！我這陣子心煩得很。

大薛 心煩？

柳 不知道爲什麼，心裏很亂。

大薛 哦。我只要問你一句話：葉子，這就是你要我買的房子？

柳 嗯，你想買不想買？

大薛 葉子，你知道這個房子是個破爛，是個一文不值的廢料，而且看老徐那個樣

子——

柳 你也信這個？

大薛 我信不信是另一回事，這個房子賣不掉沒人租是真的。葉子，你要我買這麼

一所房子？

柳 你——你知道買的不是房子。

大薛 是——是什麼，葉子？

〔兩人正要親近親近，忽然左門打開，老徐闖了進來，兩人嚇散。〕

徐 (如獲至寶) 我找到老孟了。太太，我找到老孟了。

柳 哦

徐 他，他在澡堂子裏燙澡，馬上就來。我今天晚上不用在這兒過夜了。

柳 你去告訴老爺。

徐 是。

〔徐自月洞門下。〕

大薛 可是葉子，這所房子細祖要三萬塊。

柳 那，反正又不要你花錢，你可以開公賬。

大薛 可是我要負責。

柳 那不是沒有代價的，是嗎？

大薛 葉子，葉子，你究竟給我多大一個代價？

〔錢八自月洞上，看了一眼，回頭便走。柳與薛都太專心沒有覺到。〕

大薛 葉子，你說，你究竟給我多大一個代價？

柳 你盼望一個什麼樣的呢？

大薛 我，我，我——

柳 （故意逼緊）你說呀。

大薛 我，我——真糟，我活了五十歲，沒有經過這個！

柳 你騙我。

大薛 我，我可以對天發誓！——啊，我知道了，我，我先要這麼個代價。

柳·什麼？

大薛 這個——

〔薛正要強吻柳葉，忽然月洞外楊大聲疾呼。〕

楊 哪裏？哪裏？

〔柳急忙跑到離大薛最遠的院子一角。錢八拉着楊自右上。錢大爲失認。〕

楊 在哪裏？

柳 什麼事？什麼事？

楊 (向錢) 你說叫我來看鬼，鬼在哪裏？

錢 (氣得半晌說不出話) 鬼呢！再有多少鬼，叫你這一叫喊還不跑了！

〔錢怒冲自左門下，老徐戰兢兢自月洞門上。〕

幕 落

第五幕

數日後，離第一幕已將近一月。

景同第一幕，柳葉子的屋子，陳設略見歐化。靠左牆的方桌不見，在屋子中央放了一張半流綫式的桌子，四面放了椅子。洋式的窗門外面，看見已經長了嫩葉的爬藤類的植物，和各種新綠的樹枝，窗外偏右一把梯子架在屋簷上，是新修屋瓦的泥水匠放在那兒還沒搬走的。

今天是大薛的生日。柳打扮得花枝招展，在收王媽手上的份子，老徐還拿着一封等着。

柳 (看封) 向葵？

徐 是寶和祥向老板的。

柳 他也送禮？薛老爺並不認識他。

徐 向老板人向來週到，薛老爺來了，這城裏誰不知道？他也是借着今天薛老爺過

生日這個機會，巴結巴結。

柳（拆開）寶和祥的禮券。他倒真是利權不外溢。六元禮券，這個給他八角力錢吧。

【柳付脚力，又拿起一封。

柳 錢——哼，他的！

王 他人也到了。

柳 錢八？

王 嗯。

柳 他份子是自己送來的？

王 跟人是一塊到的，可是單有他們廚子拿着送到門房，就爲拿這脚力。

柳 哼！（拆信）該死，一塊錢的應酬，虧他拿得出手！給他兩毛錢力錢。

徐 哦！這兒還有個拜帖兒。

柳 拜帖兒？（接過讀）什麼人的，字寫的這麼歪歪倒倒的？

徐 不知道，是從大門縫裏塞進來的，我又不認得字。

柳（讀）『薛大老爺大局長大壽之喜，小人何天祿叩喜。』——何天祿？這會是誰？

徐 何天祿？

王（還是她機靈）別是鼓上蚤吧？他不是姓何？

徐 哦！對啦，對啦，準就是他，我是記得他小名叫祿子祿子的。

柳 該死！也罷了，等會兒他要來了，你就留他門房吃頓飯吧。

徐 是，可是老爺說——

柳 你不要聽老爺那一套脾氣上來的話，這種人得罪他幹什麼？

徐 是。

王 老徐，你連我這兩份兒也一齊帶出去吧。

（老徐瞪了王媽一眼，自右門下。）

柳 廳上都來了些什麼人？

王 有向經理，高老爺，錢八，還有兩個我不認識的。

柳 貝二爺，四爺今天倒晚了，薛老爺到客廳去沒有？

王 在客廳呢，老爺也在，薛少爺也在。

柳 他們沒談買房子的事？

王 沒聽說，就聽薛少爺在那兒滿嘴洋文，虎得幾位老爺一楞一楞的。

〔右門簾一掀，走進了小薛。〕

王 呦，薛少爺，我們這兒正說着您，您就來啦。

小薛 葉——姨媽，我跟您有句話說。

柳 (冷冷的) 薛少爺，您不瞧我這兒事忙？要是不要緊，我們等會再說吧。

小薛 不，不成，我這句話非問您不可。

柳 好吧，你就問吧。

〔小薛看看王媽爲難，王媽覺着了故意往內室走〕

柳 王媽，你去前邊看看，他們酒席預備得怎樣了，再來告訴我。

王 變。

〔王媽無可奈何，只得由右門下。〕

小薛 葉子，我——

〔忽然王媽在門外意含警告的。〕

王 呦，老爺進來啦？

小薛 討厭！

〔柳狡猾的微笑，楊繩祖自右上。〕

楊 咳，小川，你在這兒，我剛還看見你在客廳上。

小薛 嗯，我——

柳 是我請薛少爺進來的，我這兒份子太多，忙不過來，要個人幫忙。

楊 你還是前面去陪陪客吧，小川，我來幫你姨媽。

小薛 （無可奈何） 噯！

〔小薛自右門下。〕

柳 薛少爺，我要你的時候，再叫王媽來請你。

楊 葉子，你總跟這個小薛瞎纏什麼？

柳 你瞧你可是瞎說不是？我明明是份子太多叫他來幫忙。

楊 得了，葉子，你才不過收了六家份子，就忙不過來了？

柳 我跟你說明了的，你不要管我的事，你不是要賣房子嗎？反正我給你賣了不就完了。

楊 是呀，我就爲這個着急呀，你不知道他們這般人怎麼包圍大薛呢。看樣子郎四也想賣他柴家巷那所房子，貝二一口一聲稱讚那所房子好，他又只要兩萬四，你看糟不糟？我怕郎四他們已經在大薛耳朵裏搗過鬼，把我那所房子的壞處

都告訴他了，不夠朋友，真不夠朋友。

柳 你這個房子要賣是一文不值；可是我告訴你，如果我叫大薛點了頭，房子再壞些，價錢再貴些他也是要買。

楊 我知道，你的本領我知道。可是你得趕快呀，我的太太，你別這麼兩個星期三個星期的磨蹭，就這麼今天客明天酒的開銷，我也賠不起呀！

柳 那你要怎麼辦呢？

楊 葉子，大薛究竟——究竟——咳，你跟大薛究竟好到什麼地步我不知道，可是你今天無論如何，得給他下個總攻擊令，逼着他非買這所房子不可。

柳 我可沒有這個把握，要不還是你自己來吧。

楊 哎呦！我的太太，你開什麼玩笑，我都快急死了！你不知道錢八在外面放的是什麼謠言。

柳 錢八，他說什麼？

楊 他說，說——

柳 什麼？

楊 他說你一箭雙鵰。

柳 放他的屁！

楊 你瞧，你瞧，你不趕快叫大薛把房子買了，叫他們父子兩個搬出去，我這個臉還要不要？我在這個城裏總還算個名士。

柳 名士？沒想到，你又要起臉來了。

〔兩人正要吵嘴，門外有王媽聲音。〕

王 太太，郎四太太來了。

楊 快請，快請。

〔王媽打着門簾，郎四太太自右門上。〕

郎四太 哎呦！新娘子今天更漂亮了。楊先生，恭喜恭喜。

楊 謝謝，謝謝，四爺呢？

郎四太 在客堂上跟壽星老兒拜壽呢。

楊 好，那麼我少陪一下。（向右門走去）

郎四太 慢着，楊先生，楊太太，你們沒有聽說貝二太爺的事呀？

柳 沒有。

楊 貝二什麼事？

郎四太 就是他跟錢八囤米的事呀。

楊 怎麼啦，怎麼啦？

郎四太 你聽我說呀，就是咱們這兒新換這位縣長呀。咳，真是不通人情事故，專跟

這些位紳士們搗蛋。咳，你就別提這人有多方了。楊太太聽說他頭一天到任，一

進縣衙門，他就——

楊 得了，得了。我的四太太，你就說貝二太爺是怎麼回事吧。

郎四太 我這不正說着呢？這位縣長來了之後第一件事就是查米。也不是哪兒來的這麼道命令，誰也沒聽說過的，說是誰有了米就充公。

柳 好厲害。

郎四太 你瞧，他也不罰你，他也不辦你，他就是把你的米充公。可是這比罰你關你還厲害呀，楊太太，你說是不是？

柳 貝二太爺的米全充了？

郎四太 聽說是的呀，聽我們聯陞說，貝二這下子家私去了至少有一半。

楊 哎呦，好運氣。

郎四太 怎麼？

楊 沒什麼，沒什麼。——奇怪，錢八一句話沒提，他不是跟貝二打着夥幹的嗎？

郎四太 哼，他當然一聲不則啦，錢是貝二的錢，他不過在裏面經手。他錢賺足了，米是貝二的，他才不負責任呢。

柳 哼，錢八這種東西，沒準兒是他告發的都說不定。

郎四太 那也沒準兒，米本來堆在他局子裏的，後來他急急的找房子另存，你說他

不——

楊 唉，你們也不要怪錢八，也不要怪貝二。總之，這個仗打的天翻地覆，打的一般小人得志，什麼毛頭小伙子也來當縣長，耀武揚威，哪裏還有我們這些紳士的地位？我們不必說貝二，早晚有一天我們都得吃虧，都沒有日子過。

〔楊頗爲憤慨地自右門下。〕

柳 我說的呢，怪的貝二太太沒來釘着給薛少爺做媒呢。

郎四太 怎麼她又來要做媒來啦？

柳 一直釘到前天，整整釘了一星期。

郎四太 還是曹家那位寶貝二小姐？

柳 是呀，您看薛少爺這麼個摩登人物，上海的小姐都看不上眼，怎麼會——

郎四太（大動公憤）真沒有見過這麼把姑娘往外塞的！

柳 她這麼好意說着，薛少爺那邊，我連提都不敢提。可是萬一她今天又逼着問我，

郎太太，您說我可怎麼回？

郎四太 您不用管，楊太太，您交給我吧，她要再提，我就給她釘子碰。

〔王媽自右門上。〕

王 太太，那個瓦匠頭兒說，這幾處房頂都修完了，問您還有旁的事沒有？

柳 沒有了，你叫他走吧，明天來拿工錢，今天這麼些客人，上上下下挺亂，別叫這些

瓦匠夾在裏頭。

王 哎，您不給他幾個酒錢？

〔柳取錢。〕

王 貝太太跟貝二太爺來啦。

郎四太 來啦在哪兒？

王 在前院客廳跟薛老爺拜壽呢。貝二太爺像瘦了一大塊。

郎四太 哼！

〔王媽拿了錢下。〕

郎四太 楊太太，您看我怎麼給釘子她碰。您不用說一句話，您就瞧着。

〔貝二太太自右門上，穿件竹布褂，垂頭喪氣，更顯得小了。〕

柳 貝二太太，請進請進。

貝二太 （無精打彩的）恭喜恭喜。（向郎四太太）早來了？

郎四太 才來。

柳 二太太這邊坐。

〔貝二太太在一個角落上坐下，一聲不響的想心思。〕

柳 二太太這兩天沒出門？

貝二太 嗯，家裏有事。

柳 貝二太爺來了嗎？

貝二太 在前頭。

柳 看見過我們薛先生了吧？

貝二太 嗯，拜過生日了。

〔彼此無話可說。半晌，忽然，郎四太太柳葉同時開口。〕

郎四太 我說——

柳 你看——

〔彼此又沉默下來。〕

柳 郎太太，您要說什麼？

郎四太 我？楊太太，是您說話來着。

柳 哦！我說花園裏薛老爺他們住的那個花廳，現在收拾得煥然一新，兩位太太吃過飯沒事，咱們去看看。

郎四太 好的，你們這陣子是大興土木。

楊 也算不了什麼土木，不過借着收拾花廳，就便把這幾間屋子的瓦補補。

〔大家又沉默下來。〕

郎四太 (突然) 二太太！

貝二太 (若吃一驚) 嗯？

郎四太 這幾天沒上曹家去？

貝二太 曹家沒有去。

郎四太 (變更戰略) 楊太太。

柳 唔？

郎四太 這陣子沒人來給薛少爺做媒？

柳 做媒沒有。哦，這就是前幾天貝二太太提過的曹家二小姐。

郎四太 那個老姑娘呀？貝二太太，您這個姑娘還沒銷出去嗎？

貝二太（彷彿心不在焉）什麼什麼？

郎四太 我們說你替薛少爺做媒的話。

貝二太 哦，鬧着玩的——我哪有什麼閒心思替人家做媒！

〔又沉默下來，柳爲打破僵局。〕

柳 酒席怕的還沒擺好，我們坐着沒事，不如先去看看花廳吧。

郎四太 好的，好的。

〔柳郎向窗子走去，貝也不聲不響站起跟着。還沒走到窗門，外面男客們到了。有楊繩祖，大小薛，郎四，貝二及錢八，一面談着一面推窗而入。〕

柳 咳，先生們怎麼這邊來了？

大薛 太太們哪兒去？

柳 我正要領兩位太太去瞧瞧花廳。

錢 對不住，我們搶了先，剛看完了回來。薛局長，我看你何必買什麼房子，就這兩間

花廳住着不挺好？又有楊太太這麼個妙人兒侍候你。

楊（搶上一步）怎麼，這個梯子是誰的？

柳還不是那個瓦匠忘在這兒沒搬開？

楊這個傢伙，總是丟頭落尾，這回把牠扣下來，不要還他，給他一個教訓。

柳諸位先生請坐。

大薛不要坐了，前面還有幾位客人。

〔王媽自右門上。〕

王太太，前面幾桌酒席都擺上啦，廚子請入座呢。

柳那就請入席吧。

楊二太爺，您歲數最大，先請。

貝不能，不能，薛局長遠路來的。

大薛那裏話，我跟繩祖是自己弟兄。

貝好，我就不客氣。

【貝二爺自右門下。

大薛 郎四先生。

郎不能，不能，萬萬不能。

楊之江，你是壽星，就不客氣吧。

大薛 那麼，就遵命了。

【大薛自右門下。

楊 我們不必客氣了吧。

【錢抬頭一步先下，楊下，小薛獨留。

柳 太太們還用讓嗎？

貝二太 楊太太，我到裏面洗洗手。

柳 好的，郎太太，您呢？

郎四太 我在這兒等你們一起走。

【貝太太與柳葉子入內室。

小薛 她們進去做什麼？

郎四太 做什麼？（笑）嘻嘻！你不會跟進去瞧瞧？

小薛 （明白過來，不覺面赤）哦，哦，不必了。

郎四太 薛少爺還不去坐席？

小薛 我，我，是的。

【小薛自右門下。

郎四太 薛少爺這幾天怎麼啦？有點兒失神落魄似的。

王 什麼？我們做下人的可不知道。

郎四太 王媽，我問你，薛老爺都愛吃些什麼？

王 那——大概我們太太頂清楚，凡是太太做的東西，薛老爺沒一樣不吃得津津

有味兒的。

郎四太 哼，怪不得薛老爺住的不肯走呢，敢情有你們太太這麼會侍候。

〔柳葉自內室出。〕

柳 王媽，你拿把釘錘把裏屋那兩扇大窗戶上的釘子拔了，把窗戶打開吹吹。多半還是去年冬天釘的呢，現在春和日暖的了，你們也不想着打開。什麼事非逼到頭上不做。

郎四太 楊太太，你們這個屋子可真不錯，到處都通風透氣，趕明兒春天到了，我也湊個熱鬧搬來你們這兒住。

柳 那可是求不到的呀，就怕郎四爺不答應吧？

〔郎四太太自內室出。〕

柳 好啦，咱們走吧，別叫先生們等着啦。

〔柳和兩位太太自右門下，王嘴裏唧唧咕咕從書桌抽屜裏翻出一把釘錘，走進內室。片刻，忽然窗

外梯子在顫動，一隻綁了紅腿帶的腳走下梯子，又是一隻，一個人走下梯子。原來是鼓上蚤何天教。裏屋王媽在拔釘子推窗子的聲音，鼓上蚤輕輕推開窗門想進來，裏屋有腳步聲，鼓急避出。王媽上，她把釘錘放回抽屜，老徐自右門上。

徐 喂！我說你一個人呆在這兒幹嗎？前面忙的人亂轉，你倒在這兒一個人享清福！

王 我享福？媽的，你瞎了眼！我這兒有一百八十擋子事情幹呢，你倒說我享福！

徐 得，得，別張嘴罵人。

王 我就罵啦，你怎麼着？

徐 好好，以後咱們不談閒話，你也別再追着問我看到什麼好玩藝兒沒有。哼，我本

來倒是預備好一肚子告訴你的。

王 什麼？徐爺，你又瞧見了什麼？

徐 咱們不過閒話。

王 徐爺，您真是的，一點兒玩笑也吃不住。真的，您說出來咱們大夥兒聽聽。

徐 好，咱們回頭廚房裏說，你先跟我前邊客廳裏幫幫忙。

王 瞧你這個別拗脾氣！

〔王媽老徐自右門下。鼓上蚤又慢慢掩了進來，四面看看無當意者。入內室轉了一下又出來，仍然沒有他看得上眼的東西，走到櫃子前拿出那隻宣爐看了一看。

鼓 (低聲) 媽的，晦氣，又碰見你！

〔他放下宣爐正預備再換一樣，忽右門外有人聲。鼓急忙從長窗走出，匆匆爬上梯子。但是我們還可以看見兩隻綁了紅腿帶的小腿子。一直到這幕戲快完，他都在那裏。

〔小薛和柳葉自右門上。

柳 這好幾天你都綁着臉，像雷公似的，我以為你這輩子再不跟我說話。

小薛 我錯怪了你，葉子，可是你看得出這幾天夠我受的。

柳 什麼事？薛少爺，你有什么不舒服嗎？

小薛 你何苦跟我裝腔，葉子？你知道那天在白雲巷你說的那句話把我的心搗的

粉碎。

柳 什麼話呀，薛少爺？我的記性可真不好。

小薛 你說你並不喜歡我——可是你是假話，你是騙我，也是騙你自己，我今天才知道。

柳 你不該跟我說這些話，薛少爺。

小薛 我不要你叫我薛少爺。

柳 呦，你瞧，我不叫你薛少爺叫你什麼？

小薛 你——你——葉子，你幹嗎跟我這麼裝假？我知道你愛我，你跟我愛你一樣的愛我。

柳（嗤笑）哼，我的愛情怎麼變的那麼快，今天這樣，明天那樣。

小薛 不，我今天才知道，曹二小姐的婚事是你在裏面阻攔。是你不願意別人給我
做媒。

柳 你要我補救還來得及。

小薛 不，不——我知道你對我不是漠不關心，我知道你愛我。葉子，我——我錯怪了你。

柳 (半晌無語，忽然，無限哀怨的長嘆一聲) 唉！——

小薛 葉子，你嘆氣！(柳不語)——葉子，告訴我你有什麼委屈？(恍然大悟，樂不

可支) 這幾天你也——

柳 (揉眼睛) 唉！我這個苦命！

小薛 你？

柳 我從一懂事起，就夢想着遇見一個有本領，有前途，見過世面的真男子，可是

小薛 葉子——

柳 可是我生的是埋在這個小城裏的命。

小薛 不，葉子，你別再說。

柳 我得跟你姨爹過一輩子！我得跟他那麼個人——

小薛 （如劍穿心）不，葉子，你不能！我得救你出去！

柳 你救我？

小薛 我跟你去上海。

柳 小川！

小薛 唔，我們到上海去結婚，我們——

柳 真的，小川？

小薛 唔。

柳 我們幾時走？

小薛 你說哪一天就是哪一天。

柳 小川，你——你不會後悔。

小薛 不，不會，我永遠，永遠——

〔柳正要把臂繞在小薛頸上，忽然門外有人低低叫葉子。〕

小薛 這是誰？

柳 你父親。

小薛 他來幹什麼？

柳 不知道，你快藏起來，喏，喏。

〔柳指着裏屋的門，小薛急忙逃了進去。柳才把門簾拉好，大薛自右門上。〕

大薛 葉子，你一個人在這兒，不去坐席？

柳 唔，我不想吃，不知怎麼的，我肚子忽然痛起來。

大薛 真的？要緊不要緊？

柳 不，不要緊。

大薛 錢八看你不出去，偷偷的逼我進來請你。

柳 我等一會兒來，你先去吧，薛先生。

大薛 (一楞) 薛先生？

柳 唔——之江。

大薛 葉子，我問你一句話：你真的覺得這個買房子的主意好？你真的不想跟我走

到另一個地方？

柳 (大窘，不停的看着內室的門簾) 隨你——隨你的便吧。

大薛 怎麼？隨我的便？葉子，這是我們兩個人的事情。只要你說一句話，我是百依百

順。繼祖那個房子一文不值，我早知道，郎四早已把那個房子的鬼事告訴我了。

柳 郎四？

大薛 他們都這麼說？可是我不管了，只要你說好，我就買過來。繼祖要三萬就是三

萬。

柳 好，好，我們過一天再說吧。

大辭 過一天再說？繩祖今天一定會逼我。

柳 好，我跟你前面去講。

大辭 當着那些客人講？葉子，我辛辛苦苦的這點兒錢，只要你說一句話，我就冷

給繩祖。我不知道我兒子會怎麼說，可是我顧不得他！葉子，我愛你愛瘋了！

柳 （狼狽）知道，知道，我們先去吃飯。

大辭 可是你的肚子？

柳 好了，不疼了。你一來了肚子就不疼了。

〔柳推着大辭正向右門走，忽然內室有茶葉罐兒翻倒的聲音。〕

大辭 誰在屋裏？

柳 是，是王媽。

大辭 王媽？我剛看見她在客廳上。

柳 她，她剛進來拿酒盅，比你早了一步。

大薛 哦，葉子，我今天早晨寫了幾首詩，（一面摸出一張詩稿）『五十一誕日感

詠十二首。』我念給你聽——

柳 （不耐）我不要聽。

大薛 什麼？可是裏面一大半是詠的你。

柳 （情急智生）王媽在裏屋聽着像什麼話？

〔忽然門外楊繩祖大喊：「葉子，葉子。」且過分誇張的咳嗽。〕

大薛 不好，繩祖！這可怎麼辦！

〔薛匆忙慌亂中掀開內室的門簾跑入。〕

柳 你別進去！別進去！

〔但是已來不及，大薛已經進去。柳長嘆一聲，暈厥似的倒在椅子上，楊探頭探腦自右門上。〕

楊 你一個人在這兒？我以為大薛跟你在一起。

〔柳向他翻翻白眼沒說話。〕

楊 你不趕快哄着大薛買房子，在這兒裝模做樣。

柳 (低聲) 你少說兩句!

楊 還少說呢! 郎四他們把我的房子不值錢，鬧鬼，一五一十的都告訴了大薛。你不趕快騙他簽下契約來，我白叫老婆跟他鬼混，叫人笑話我賠了夫人又折兵!

柳 (低聲，指內室) 他在裏頭。

楊 (低聲) 誰! (恍然大悟，脫口而出) 大薛?

〔柳點頭。〕

楊 (着慌) 他——! (忽然故做高聲) 葉子，我想來想去白雲巷那座房子還是不賣的好，這陣子各處逃難來的人多，房子越來越不值錢，哦，越，越來越值錢。我把他收拾收拾，分租出去，利錢要好得多。再說，我楊繩祖這兩年混得不錯，犯不上賣祖上的產業。

柳 (大專去矣) 你別白廢話，什麼都完了!

楊 (低聲) 什麼都——完了?

〔柳不理他，側耳靜聽屋內的聲息，但是裏面什麼聲音也沒有。〕

楊 (不耐) 你這麼鬼頭鬼腦地究竟搗的什麼鬼?

柳 (手指內室) 唉!

楊 我知道，大薛在裏頭。

柳 還有小薛。

楊 (大聲) 小薛! (連忙低聲) 什麼?

〔柳不語。〕

楊 (低聲) 這，這是怎麼回事? 這倒底兒是怎麼回事?

〔柳依舊垂頭不語，老徐自右門上。〕

徐 老爺，太太，前面錢局長叫我進來催您二位入席。

楊 知道了，知道了!

徐 還有薛老爺薛少爺。

楊 就來了，就來了。

徐 他們二位也不知跑到哪兒去了？

楊 (怒) 媽的我怎麼會知道快滾！

徐 是，是。

【忽然內室茶葉罐翻倒的聲音。

徐 這是什麼？

柳 是，是王媽，是王媽在裏面拿酒盅。

徐 酒盅？我早就拿出去了。

柳 唔，又被她打破一個。

楊 叫你快出去！走，出去出去！

徐 是，是。

〔徐自右門下。〕

楊 唉！

柳 唉！

〔楊踉蹌走到內室門邊，要拉簾子。〕

柳 喂！〔楊連忙縮手，遠遠從門簾子縫裏望了一會兒，回頭向葉子。〕

楊 （低聲）裏面沒有人。

柳 沒有人？

〔柳站起走到門邊，先遠遠望了一望，又走近伏在簾子上一望。〕

柳 奇怪，不像有。

〔楊要拉開門簾，手又縮了回去。〕

楊 你，你拉！

〔柳一把把門簾拉開，房內果然大小薛皆不見。〕

柳 咦！他們哪兒去了？

楊 哪兒去了？

柳 奇怪！

楊 葉子，你搗什麼鬼？

柳 我騙你幹什麼？明明小薛先進了這屋子，後來你來了，大薛也躲進來。

楊 那麼，那個窗子大開着，他們一定是從那兒跳出去了？

柳 唉，完了！

楊 桌上有個字條子。

（楊指進去拿出字條，讀着。）

楊 是小薛的筆跡！「你真是個無恥的女人，我再不要見你！薛小川絕筆。」

（腳作勢要奪紙條。）

楊 還有，底下是大薛的筆跡了。

「柳一把搶過紙條，看了一下接着讀。」

柳 「小犬之見甚是。但繩祖之無恥，似尤過之無不及。愚父子即日離城，行李當派人來取，恕不走辭。」

楊 糟糟！怎麼攪（稿）的！怎麼攪（稿）的！

「窗外紅腿帶漸漸向上爬去。」

柳 都是你，早不進來，晚不進來——

楊 （突然無明火起）都是你這個爛污貨，勾上個老的，又放不下小的！把我眼看到手的三萬塊錢落了空！

柳 （亦老羞成怒）你這死不要臉的活王八！你還跟我——

「柳撲了過去，正要火併——突然的，窗外梯子顫了兩顫，便斜着向左方倒去。接着是彭東、項東西墮地的聲音。嘩嘩屋瓦打碎的聲音以及梯子落地的聲音，亂嘈嘈響成一片。」

楊 什麼事？什麼事？

〔右邊門簾一掀，跳出老徐，顯然是又在爬門縫。

楊 老徐！你

徐 我！

楊 混蛋！還傻站着，還不快去看看是怎麼回事！

〔老徐自長窗跑到花園裏，楊跟了下去，錢八從右門跑進來。

錢 什麼事？什麼事？

〔柳對他翻了翻白眼。錢追到花園裏去。郎四貝二自右門上。

郎 出了什麼事？出了什麼事？

貝 怎麼了？怎麼了？

〔郎四太貝二太到，王媽也跟了進來，站在右門口，門外似乎還擠了一大堆人。

郎四太貝二太 怎麼回事？楊太太？

〔鼓上丞扶着老徐和錢八一溜一拐地自長窗上，楊跟在後面大罵。

楊 摔不死你這個狗才！偷東西都偷到我家來了，你個忘恩負義的——
鼓 哎呦！哎呦！

〔他們把他扶到一張椅子上坐下。〕

楊 這個混帳東西，我今天非辦他不可！

柳 （忽有所觸）你打哪兒摔下來的？

鼓 我，我這半天都在窗子外頭梯子上，你們這屋裏沒斷人，——我下不來。

楊 你，你這好半天都在上頭？

鼓 可不是，呆得我兩腿發麻，我想動，揮動，揮活活血脈，一不小心，連人帶梯子就溜下來了，哎呦！哎呦！

錢 你這半天都在梯子上？你在幹嗎？

鼓 哎呀，錢先生，這個事複雜得很啦。您讓我慢慢的一椿一椿地告訴您呀。

柳 （搶着說）咳，你看你這個人，不看看自己摔壞了哪兒沒有，倒先談起了閒話。

來。你那隻腿子又摔壞了吧？我聽說你小時候摔壞過一次，養了半年多？

鼓（見機）就是，就是呀——哎呦！不好，真的又是他！又是這條腿！

柳糟糕！老徐，你快扶他到門房裏去躺着。真是造孽！鼓上蚤，你不用着急，慢慢兒等

腿養好了再說吧。

鼓謝謝太太！（牽着老徐，邊走邊向楊狡猾地看着說）唉！這條倒霉腿，又不知得

息我多少日子！

「楊」肚子怒氣有苦說不出，柳傷心垂頭不語，鑼入滋着大牙懷疑，衆人莫名其妙中。

幕 落

廿九年二月寫成於四川江安縣小城。

演 員 表

(出 演 社 藝 劇 海 上)

楊繩祖……………夏風；胡導

柳葉子……………夏霞

王媽……………王祺

老徐……………魏征

貝二老爺……………莫言

貝二太太……………戴耘

耶四老爺……………韓非

耶四太太……………慕容婉兒

錢八爺……………嚴俊

大薛……………王卽架

小薛……………芷君

鼓上蚤……………天然

導 演……………黃佐臨

日 期……………二十九年八月二十九日

